

是扶困濟危仗義殲敵的俠義道

是辭句流俐情節緊湊的技擊書

# 女俠夜明珠

還珠樓主

還珠樓主著

長篇武俠  
小說

女俠夜明珠

第五集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# 女俠夜明珠

## 第五集

前文李善，辛良，在黃河龍王廟鎖上客店中，遇見老賊黑天雁，派來暗殺的賊黨，幸蒙異人相助，轉危爲安，天明起身，打算乘船過渡，趕往北京，李善心終惦記女俠浦文珠，算計文珠當日清早，必由當地過河，許能遇上，不料走到黃河渡口，南北兩岸，一隻船也沒有，雖有幾隻貨船皮筏，也都順流而下，其急如箭，轉眼駛出老遠，轉眼上下流，已不見一點帆影，辛良忽然發現上流晴空中，浮着一片雲層，看去不大，但與尋常所見不同，照着平日經歷，分明暴雨將來之兆，難怪兩岸，均無渡船來往，想起行時，店夥之言，心中一驚，當此秋汛期中，萬一狂風大雨，由洪暴發，非但無法過河，萬一決口，還有危險，幸而那雲，離開尙遠，天色晴朗，又沒有風，如將大船尋到，搶先過河，還來得及，忙告李善留意，二人正催馬沿河馳去，想要尋船過渡，李善因離龍王廟渡口，已七里，心料文珠，不是昨日起身先走，雙方錯過，便是躲避自己，繞往別路，覺着緣慳一面，心正失望，目光到處，忽然瞥見前面蘆灘旁，有一背插雙劍，青布包頭，身穿披風的人，騎了一匹白馬，縱往河中，亂流而渡，相隔尙遠，還未看清面目

男女，坐下兩馬，已一聲驕嘶，望前馳去，剛看出那人，像個女子，馬脚下面，好似包有東西，雙方相隔漸近，一陣風過，馬背上人，頭上青布，忽被吹落，被那人順手抓住，人也回過面來，二人定睛一看，馬上人正是文珠，面上還有血痕，髮際包有一條白布，不禁大驚，李善忍不住，脫口喊了一聲文姊，文珠水行較慢，回顧二人，沿河追來，好似發急，將手連揮，不令二人，尾隨神氣，李善想起昨日之約，剛把馬勒住，文珠頭也未回，便踏波橫斷過去，這才看出馬脚上，各有一個氣泡，似是羊皮所製，紮在馬腿之上，馬蹄仍在水內，上岸之後，無須解脫，照樣還可飛馳，方覺他心思靈巧，忽聽風聲呼呼；黃沙四起，眼前光景，倏地一暗，辛良猛一回顧，就這不多一會，方才那片雲層，已展佈開來，剛起來的朝陽，也被雲沙遮住，雲頭高起，直上天空，雲邊日光迴映，其白如銀，看去雲層極厚，似在繼長增高，突湧起，中心大片，已成了一片灰色，時有金光電閃，其細如綫，一瞥即隱，隱聞殷殷雷鳴之聲，隨同來路連王廟鎮上，驚惶呼叫之聲，隨風吹到，方才喧天的鑼鼓，已不再聽到，料知大風雷雨，就要發作，鎮上人這樣驚慌，這一場天變，必與黃河秋汛有關，心方驚惶憂慮，還未及告知李善，先後兩馬，已似得到警兆，同聲驕嘶，也不再聽主人驅策，各自順着那片蘆灘，飛馳下去，馬鬃被風一吹，根根倒立，跟着，又聽河對面，傳來一聲馬嘶，奔馳越急，同聲長

嘶，與之相應，彷彿昨夜同伴，在前警告，催其快去，再看對岸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河岸上下，已被黃塵佈滿，風高浪大，灘聲如雷，濁流飛濺，其急如箭，文珠連人帶馬，均被塵霧遮蔽，也看不出人馬影子，幸良剛打好主意，見李善正勒那馬，忙追上去，搶着風沙，急呼這場天變，定必利害，乘風雨未到以前，渡河要緊，這兩匹馬，曾經訓練，均通水性，我們越快越好，衣履水濕，也顧不得了，否則，這裏數十里內，均是水道，堤岸又鬆，萬一決口成災，更是因多吉少，馬蹄陷入污泥之中，還要受傷，行動皆難，不等說完，李善也是警覺，想起兩馬靈慧，均能踏波而渡，便把馬繩一鬆，聽其自然，馬見主人，不再管他，越發驕嘶，爭先往水裏竄去，這時，暴風雨雖還未來，晃眼之間，河水已漲高三四尺，風勢反似小了許多，河中波浪，却甚猛惡，兩馬剛往河中竄起，前半水淺泥多，那馬不能走快，似頗情急，好容易高一腳，低一腳，到了水深之處，朝前踏波划水而渡，離岸約有六七丈，李善見馬腹，已有一半，沉在水內，風浪又大，恐濕衣履，剛將雙腳抬向馬背之上，想要手抓馬鬃立起，忽聽震天價，轟隆一聲大震，當時河水羣飛，駭浪山立，那馬受驚，再被身後大浪一擡，立似箭一般，怒聲嘶鳴，朝前衝去，不禁大驚，回頭一看，原來身後河堤，竟坍倒了好幾十丈，一時黃沙飛湧，上下二十來丈，大量黃土浮塵，倒在河中，激得河水，和開了鍋一般，滾滾開

花，爲了水流太急，上面大片堤岸，祇管相繼崩塌。驚天動地，聲如雷轟，激得波翻浪滾，洶湧飛騰，吃那後面來的狂流，一激一衝，便一路翻滾，帶起丈許高的浪頭；往下流急馳而去，彷彿千百條，大小黃的龍蛇，互相纏繞糾結，爭流而駛，瞬息已杳，身後水勢，漸趨平息，雖有狂潮急流，已回復了方才情況；祇下流一段，潮頭高起；濁流所到之處，兩邊堤岸，似受不了水力震撼，也在紛紛崩塌，但是不大，身後河堤，已成了鋸齒形，方才立馬之處，已全奔坍下來，水勢漸高，下面蘆灘，全被淹沒，祇剩許多黃色蘆葦；挺立水中，被狂流急衝過來，大都灣倒，有一大片，被崩崖壓倒，堆着許多黃土，驚濤駭浪，衝將上去，和溶雪一樣，散落水中，化爲長短泥繩，隨流而去，上面丈許數尺不等的土塊，和下流兩岸一樣，潑在崩落不已，同時，便聽龍王廟一面，起了鑼聲，跟着四方八面，均有鑼聲響應，哭喊喧嘩之聲，潮成一片，這時，馬已到了河心，兩馬似知危機頃刻，拚命急馳狂竄，身浮水上，四蹄翻起，不時將頭昂起，前面兩腿，立時露出大半，踏着那又猛又急的狂流，往胸前猛抱過來，後面兩蹄，猛登立朝斜對面，急駛過去，看去情急萬分，李善初次經歷，不知水性，和二馬渡河之法，坐下的馬，比較吃力，辛良的馬，本在前面，相隔已有兩丈，那馬一起一落之間，踏得浪花飛舞，四面均是白花水泡，隨流亂轉，與常馬渡河，迥乎不同，便與初入水時，也不一

樣，人馬身上，均已濕透，兩馬奔騰踏水，勢甚猛烈，風浪又大，起落最高時，上下相差，竟達一丈以上，連馬身也全沉入水內，如非二人武功精純，又善騎馬，早已翻落水

中，幸良人跪馬上，雙手緊抓馬鬃，鬆開馬繩，聽其亂流而渡，一面留神後面，見李善相隔越遠，正在大聲警告留意，令將馬繩鬆開，遙聞上流頭，哭喊之聲；定睛一看，相隔不遠，已有許多被水衝倒的茅蓬斷樹，隨波逐流，急駛而來，水勢越發高漲，方料不妙，急呼二弟留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上流黃水，已挾雷霆萬鈞之勢，奔迅而來，其急如雷，瞬息千百里，又溜又急，快得出奇，兩句話還未說完，剛剛發現，那水面淌來的房頂樹枝，各種雜物，已到了面前，遙望上流的水，好似高了一點，隱聞哭喊之聲，相隔兩里來路，水面上有一小片，黑影飄來，這時，天空中雖佈滿了黃霧，悲風怒號中，上下流都是一片暗影籠罩，景物淒厲，宛如地獄，濁浪滔滔，風聲水聲，合成一種極洪烈尖銳的異嘯怒吼，震耳欲聾，那兩岸四野的，鳴鑼哭喊之聲，仍在斷斷續續，隨風傳來，聽到耳裏，更使人心驚神悸，彷彿轉眼之間，天地就要混沌，大禍將臨之狀，幸而風向稍偏，二馬又是龍駒，風頭稍爲一轉，便是人強馬壯，也必被那狂流衝倒，無法斜渡過去，幸李二人，料知上流，黃水大發，正在前後呼應，上流那一小片黑影，已越來越近，並還不止一個，後面還有不少淌來，遠望過去，彷彿許多水鳥大魚，順着濁流，

高高下下，似隱似現，隨波而來，目光到處，剛看出當頭一片，現出全身，乃是一座木棚房頂，上面坐立着十幾個少年男女，貧富不一，內有兩個村童和一壯漢，都是衣不蔽體，皮作銅色，但均筋骨強健，聚在一角，一同回過頭來，與人爭吵，當中屋背上跨坐着四男兩女，穿着均頗華麗，面色也都紅潤，婦女二人，雖在危難驚慌之中，不失富家氣派，均各抱有小箱，右邊房坡上，立着兩個中年人，似是富家男僕，二人手上，各拿着一刀一棍，婦女和兩未成年的富童，均在哭喊念佛，另外一老一少，滿面愁怒之容，老的縐眉不語，少的似是他的長子，怒視那蹲在左後角的長幼三窮人，好似恨極，坐處與壯漢相隔甚近，手中也抱着一包衣服食物，正向兩村童，厲聲喝罵，壯漢似代二童分說，快經過時，幸良耳聽少年喝罵，該死的蠢牛，還敢挺撞，要造反麼，壯漢似因一路受辱，求告不聽，起了反抗，應聲怒道，大相公，你不是我，搶救上來，早已做了水鬼；話未說完，右角惡奴，見大漢起立，和主人對嘴，立發凶威，怒喝：你這王八蛋，不過拖了相公一把，還帶了兩個人上來，還敢居功頂撞，隨說，當頭一棍，由少年肩上，往前拚去，快滾二字，還未出口，被壯漢一把抓住，癡笑道，我平日受盡苦楚，今日幫你全家逃走，不過我兩個兄弟，不願離開，便被你們，一路打罵，此時是生死關頭，大家一樣，我好心救人，反受惡氣，可見你們，這些有錢人，十有九個，喪盡天



良，我蠻牛弟兄三個，此時要送你們的命，易如反掌，但我們都是好人，不願殺生，你們不會水性，早晚必死，不必驅逐，我弟兄還不願在此受氣，正等你們的報應呢，說時，手中棍往後一擡，往前一鬆，惡奴首先翻身落水，被狂流捲去，兩村童早已怒極，各伸着一隻又黑又憐的手，想朝少年撲去，被壯漢左手擋住，立在屋角，反口怒罵，說對方沒有良心，不是我們壓住一邊屋角，早已翻倒，救你的命，也不說了，少年見窮人，也有反抗之時，本就暴怒，再見惡奴，被水捲去，連呼張祥，快將這廝的手斬斷。到了前途，送官究辦，兩婦女也同時住了念佛，嘶聲哭喊，強盜殺人，出人命了，另一持刀惡奴，年紀較輕，穿得也好，乘着雙方吵鬧哭罵，正和少婦，眉來眼去，一見同伴落水，少婦哭喊，便發了急，剛持刀立起，由前往後趕來，走還沒有兩步，便聽少婦，驚呼急叫，回手一抓，惡奴就勢，將少婦的手握緊，不敢再進，原來兩邊輕重不勻，浪頭又大，右後一角，少了一人，勢已左傾，二童再一前撲走動，那屋頂便晃搖起來，中坐老者，本是滿臉怒容，一雙藏在濃眉底下的三角小眼，隱射凶光，似知形勢不妙，此時多大財勢威風，也絲毫施展不得，狗子再鬧下去，祇有闖禍，嚇得身後愛妾的手被惡奴握住，都未看到，立轉滿面笑容，對壯漢道，我知你是老實好人，你不要氣，好好坐下，聽我來說，一面想把狗子惡奴喊住，不料那長幼三人，早已怒火燒心，又見失手，

把惡奴推入水中，知道土豪利害，祇一被人救起，反送了弟兄三人的性命，又見黃水成災，打好主意，獰笑說道，老太爺，我這蠢牛，是不會再上你的當了，我弟兄滾就是，少年還在怒喝，張祥怎不過來，殺這強盜，壯漢哈哈一笑，長幼三人，同時起立，朝水中箭一般竄去，本就有點輕重不勻，三人走時，再用力一蹬，篷頂立時側轉，左右一晃，幾乎翻倒，惡奴緊握少婦的手，正在得趣，全沒想到死星照命，篷頂往左一側，喊聲不好，也未看清形勢，仗着有點武功，又想估點便宜，立往少婦身上撲去，打算將勢穩住，色慾迷心，乘着衆人，全神貫注前面，剛把少婦抱住，緊了一緊，朝臉上親了一下；少婦百忙中，還朝他拋了一個媚眼，扭頭一偏，雙方的嘴，快要湊上，就這時機瞬息之間，脚底棚頂，正往左側，快要翻倒，被浪頭一催一打，立朝右面，反側過來，惡奴心醉神迷之際，方想這一家人，全是廢物，到了前途，便可全數送終，奪了他所帶金珠細軟，與心上人，成爲夫婦，快活一世，絲毫不知危機一髮，不生這樣惡念，還不會死，正在心花怒放，脚底忽然一歪，那少婦本是土娼出身，最是淫蕩凶刁，與狗子也有勾引，這場亂子，便因討厭壯漢骯髒，汗臭逼人而起，其實，大水初起時，土豪全家，日高未起，還不知道狗子，業已落水，後被壯漢，救上馬棚屋頂，才得保命，偏是恩將仇報，以致送了幾條人命，少婦先因難得有此機會，狗子坐在後面，不怕看見吃醋，剛就

勢往惡奴懷中一靠，假裝胆小，口中嬌呼，抱了一個結實；惡奴身往後仰，少婦再隨同撲去，心裏一慌，抓抱更緊，剛急喊得一聲，你這該死的，怎不站好，惡奴本就立足不穩，那再經得起少婦，整個身子，就勢撲來，驚慌忙亂中，恐傷心上人，再用手中的刀，往橫樑上，用力一抵，本意將勢穩住，不料用了反力，上半身被少婦一撞，脚底一飄，棚頂再反側過來，狗男女立時全身翻倒，滾落水中，那棚頂也東倒西歪，起落更高，差一點朝天反轉，惡奴閉頭，也是情急心慌，想仗少婦之力脫險，由不得用力一抓，及至將力用反，連人帶入水內，因會一點水性，先還不甚害怕，到了水中，耳聽哭喊之聲，身被少婦抱緊，直沈水中，剛灌了滿口黃水，冒出水面，覺着胸肋間奇痛，驚慌回顧，原來少婦，緊抱身上，已快閉過氣去，剛在哭喊救命，身往下沉，風浪又猛，晃眼之間，便被浪頭，打了兩個起落，平日朝思暮想，心痒難搔，想要把握而不易得的，一雙細皮白肉的雙手，此時，被他連肉帶衣服，一起抓緊，痛澈心骨，以前百計千方，求之不得，此時却反成了附骨之疽，用盡心力，不能擺脫分毫，最利害是，人當生死呼吸之間，自會生出一種天然的力量，落水的人，更無論人是物，被他撈住，便即抓緊，就要他命，也不會鬆開，下半身拖着這樣一個大人，水性又淺，如何能在惡浪中游泳，知道早晚必要沉底，同歸於盡，心裏一急，一面拚命掙扎，一面回手照准女的面

上，連推帶打，昔日邪念，早已化爲烏有，那知人已暈死過去，手却不肯鬆開，差不多深嵌入骨，連痛帶急，頓生惡念，因不知女的，已失知覺，想要殺以脫身，猛一抬手，才想起手中刀，已在落水時失去，急得無法，身子又往下沉，剛用力一振，冒起了些，回手又想將女手折斷，不料那屋頂的半截木篷，在大水中淌來，受了惡浪衝激，已不牢固，再經前後五人，一翻一側，土豪夫婦，年紀較老，早由屋脊上面翻落，狗子剛急喊得一聲救命，忽然一個浪頭打到，篷頂經此一來，正在漩渦中打轉，順流而下，被浪一打，再也禁受不住，當時拆散，化爲十幾根大小木椿，飄流水上，弟兄三人，連箱子衣包，全數落水，小的兩個，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，先被黃流捲去，連聲也未出，祇見人頭，在下流冒了兩冒，便無踪影，小的一個，坐在中心，木篷一散，恰巧抱住兩根小木柱，祇吃了兩口水，上身便浮出水面，吃浪往旁邊打來，還未淹死，大的一個狗子眼快，驚慌忙亂中，見篷頂被浪頭打碎，因是倒坐在後，那根木樑，失了重心，前段往上翹起，狗子急切間無法轉身，拚命往樑上一抱，那根獨樑，雖被抱住木梢，人却倒翻過去，落在水中，木樑前輕後重，便朝人反激過來，雖未打中，狗子却仰面朝天，沉入水內，百忙中，急於逃命，不知木篷已散，上面還有一些散木鐵釘，和一些茅草，狗子用力太猛，沒有看出上面，還有一根長釘，恰巧猛按上去，木椿雖被抓住，鐵釘却將手

掌透穿，也全仗此一來，才將那木頭抓緊，否則，狗子冷不防全身倒翻沉水，碗口粗的木樑，不是這枚鐵釘，如何把握得住，當時雖未淹死，等灌了幾口黃水，頭前腳後，連人帶木樑，被浪頭打得東歪西倒，雙腳在水中亂挺，好容易扭轉身來，將頭昂起，仗着年輕力壯，想要搶上前去，將木抱住，用力一拉，方始看出手背上，多長出一枚鐵釘，其痛澈骨，心裏一慌，猛力往前一推，雙足一登，正趕上一浪打來，木前人後，立時順轉，箭一般，朝前衝去，惡奴落水在前，本已淌出好幾丈，頭剛出水，猛瞥見一根木椿，由側打來，方想逃避，女的本已淹死過去，被惡奴用盡全力，連打帶抓，痛醒過來，覺着周身酸痛，人浮水中，急得雙足亂蹬，剛哭喊得一個張字，這一用力，被水一湧，反到往上浮起，惡奴如何能够逃命，心方一慌，連人帶木椿，業已猛衝過來，打在太陽穴上，當時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，後面少婦，見木椿打到，惡奴已被打中，心驚胆寒之下，瞥見柱後狗子，也是情人，便想撲去，那木柱已橫掃過來，脚底再一用力，當時下沉，被水悶死，由此便未再起，祇見水面上，冒出一串水泡，隨流下駛，晃眼無蹤，狗子瞥見狗男女，抱在一起，方自憤怒，沒想到身後浪大，前面木椿，被人頭一撞，連人帶木，立時橫過，斜向一旁，略一停頓之間，那丈許高的一座浪山，已從後面湧到，蓋頭壓頂，將人包沒，一齊捲走，等到冒起，人已淌出老遠，淹個半死，左手已

鬆，祇剩右手，釘在木上，隨流淌去，這原是同時發生，轉眼間事，篷頂散裂時，剛由李善馬後浮過，差一點沒被撞中馬股，先那壯漢村童，在上流相隔兩三丈處，瞥見二人，騎馬渡河，泗水斜射過來，口中急呼，我們雖會水性，風浪太大，我這小弟兄年幼，請你二位，救他一救，李善見此一副慘狀，以及貧富之爭，想起水火無情，到此危難之時，反是苦人，能够自保，還有餘力救人，無奈對方，執迷不悟，不知悔禍，始終以勢凌人，沒想到到此地步，多大財力，也無用處，買命更是不行，假使患難之中，能够痛改前非，與三個苦人，合力共濟，這木篷雖不堅實，祇要順着水性，隨流而下，不經這場欺壓爭鬥，何致全家送命，葬身魚腹，而那三個苦人，雖然被逐落水，照樣能以自身之力，保得性命，這幾個死人，雖不知來歷，聽那剛到以前的，言語勢派，決非善良之輩，真個蠢得可憐，死不足惜。（余夫二十年來，所作小說，因以無產無業，生活所迫，不得不以多方面技巧，迎合讀者興趣，以求銷路，但此二十年來，所有作品，無不同情弱者，愛護勞苦人民，極力反對貪污土霸，提倡生產，今日新時代之來，早在意中，故他所描寫勞苦人民，與開荒生產，往往慨乎言之，十五年前，所作蠻荒俠隱，以及解放前兩年的，大漠英雄，早有表現，非自今始，但極端反對無政府無秩序之主義而已，屢爲余言小說，最易深入人心，以收潛移默化之功，此後言論自由，已

無禁忌，當可盡自身所學所知，經驗技巧，與新學得之知識，改舊從新，獻諸大量讀者，以求批評檢討，與日改善，而求前進，此節爲前三集所限，顧慮全文，雖不能如他心願，暢所欲言，每一人物之個性環境，與階級描寫，均用心思，各有不同，請讀者留意指教爲幸，少蘭敬識。)

心正尋思，忽見長幼三人，順流斜駛過來，當頭壯漢，和人魚一樣，在水中游行，一面向前，招手狂呼，一面向顧身後兩弟，滿面惶急之狀，後兩村童，一個年較長，正側着身子，揮動雙臂，此上彼下，緊隨在後，小的一個，看去才十二歲，身又瘦小，雖然魚貫而進，手脚亂動，畢竟浪頭太猛，氣力不佳，有時被浪一衝，屢比兩兄更快，浪頭一過，又是落後，祇管手脚齊施，打得浪花四濺，看去已在慌亂，因是順流，不比二馬斜渡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離馬已是不遠，李善聽壯漢一呼，越生同情，暗忖，此人水性頗好，憑他本領，本可將對頭，全數打落水中，報了仇恨，還得許多財物，當此性命關頭，仍未生出惡念，祇將要傷他命的惡奴，推入水中，還是雙方爭鬥，一時失手，看去並非本心，方才聽那口氣，對頭性命，也他所救，以此好人，理應助他出險，但不知如何救法，那馬又不聽招呼，一味朝前猛衝，忙中無計，口中答應，剛將身邊套索取出，想要拋去，大漢忙說，無須，近岸一段，流急浪猛，是片陡坡，與南岸不同，三娃人小力弱，我已顧不過來，祇要相公答應，便好想法，此時黃水

大發，狂風暴雨，就要打到，實在危險，你們越快越好，不必爲我三人分心，說罷人已快要衝到馬旁，那馬似恐受累，偏頭一聲怒嘶，猛力向前衝去，李善回手想抓，壯漢笑呼，此馬真好，從未見過，忽然翻身，一個猛子，由水裏倒竄回去，等到浮出水面，那末了一個村童，業已不支，雖未沉水，人已偏向河心，正在急呼哥哥，壯漢已由水中冒起，一把抓着頭髮，大喝，三弟不可動手，祇用雙腳，踏水便了，話未說完，人已斜衝過來，晃眼追上李善的馬，壯漢對三娃說，還有一段水面，我已累極，你快抓住馬尾，三娃依言，剛將馬尾抓住，忽聽哭喊救命之聲，原來土豪幼子，抱着兩根小木柱，隨流翻滾而下，本來已被浪頭，打向北岸一面，忽又捲入河心，急得嘶聲哭喊，時斷時續，慘不忍聞，李善因見另一村童，也似力竭，一聽手抓馬尾之言，想起水中，不比陸地，稍爲撈住一點，便可救命，剛將套索掄起，想要拋去，聞聲，瞥見那幼童年幼，約十四五歲，正在水中拚命，本已快要飄走，因河中來了一陣旋風，又是一座浪山剛散，打離馬旁，約有兩丈，快往中流淌去，比那村童，勢更危急，手隨心動，就勢一甩，飛將過去，剛將那幼童，連人帶木頭套住，又是一根繩索飛來，一看前面，正是辛良所發，口正急呼，快些鬆手，水流太急，我們危機未脫，由我救他好了，說時，人馬相隔北岸，已祇六七丈遠近，李善手剛一鬆，壯漢和那村童，已一個猛子，竄入水內，朝岸衝去，



這時，風越狂，浪越猛，大片被風吹倒的，人家房舍，牲畜器具，連同浮尸災民，殘枝斷樹，正隨着滔滔濁流，蔽河順流而來，越往後越多，老遠便聽哭喊救命之聲，轉顧之間，已急逾奔馬，被黃水捲去，走馬燈一般，一瞥即過，李辛一人，雖然激動義俠心腸，無奈波濤險惡，狂風暴雨將臨，上下流已是一片混茫，除南面快要倒的，河岸陰影而外，悲風怒號，濁浪排空中，祇是一片死寂淒厲之景，連方才斷斷續續的鑼聲，都聽不到一點，自己也在危急之中，如何再有餘力救人，李善猛一轉念，此時，便把我命送掉，也救不了幾個，我雖年輕，畢竟還有一點能力心思，平日我何等抱負，遇到這樣人間慘禍，不能出力，豈非全是空談，照此情勢，眼前便放着千秋功名事業，比那高官厚祿，勝強萬倍，不去努力救災，趕往北京作什，心念一動，不由激發平日志氣，休說進京讀書，求取功名之念，全數拋棄，連那夢魂顛倒，最心愛的浦文珠，也忘了個乾淨，正在縱馬向前，心中盤算，如何救這將要來的水災，馬離北岸，已祇兩丈遠近，方想，前面兄弟二人，水性甚好，忽聽馬前急呼，二位相公，快由地上岸，定睛一看，小的一個，力已用盡，被壯漢推往岸上，本人也隨後趕到，爲了連救兩弟，在驚濤駭浪中，拚命掙扎，早來空着肚皮，腹中無食，仗着人類求生的本能，水性又好，勉強衝到河灘之上，力已用盡，脚才沾地，兩腿一軟，便跌倒在水泥裏面，河灘已被黃流淹沒，

水雖不深，但流甚急，因是以前堤椿，這一段，比較堅實，還未衝倒，上面還通着一片斜坡，但那坡脚一帶，已被狂流衝瀾成一條深溝，上面沙土，已在崩落，二馬也隨後趕到，見馬尾後面，幼童三娃，已是一息奄奄，手挽馬尾，不會放落，帶到岸上，便伏在泥水裏面，爬不起來，下半身還在水內，不會上來，李善恐馬踢傷，不顧泥污，剛要下馬去抱，壯漢已喘吁吁立起，急呼，相公你下來不得，不知土性，脚陷沙窩之內，休想拔出，連這兩匹馬，也要我來領，天色雖然不好，逃出死路，多半還來得及，邊說，人已搶過，一手解開馬尾，剛將兄弟抱起，瞥見辛良，正收套索，土豪幼子，已由水中漂來，隨手一把捉上，那幼童已暈死過去，壯漢代將所抱木柱解開，解了套索，將人抱起，放在李善身後馬股之上，喘聲說道，相公，此是車莊主的小兒子，弟兄三個，祇他心好，常時瞞了大人，給我兄弟饅吃，我不能看他送命，我知二位恩公好人，定肯救他，就要變天，上流已發山洪，大災已成，我們還要趕上好些路，才可平安無事，請抓住他衣服，帶了一同走吧，李善見他自抱兄弟，却將對頭之子，放在馬上，又將較大的一個，由水泥中拉起，領路要走，看去甚是吃力，本就越看這人越愛，聞言，越發感動，忙說，人都一樣，有什貴賤高低之分，你們在水中，萬死一生，筋疲力盡，如何走法，此馬讓你們騎，走到岸上，各自量力而為，壯漢忙說，恩公那有此理，再說，沒有

我在前領路，恐也難走，這位恩公，把我兄弟帶上，就感激不盡了，辛良見兩馬，上岸之後，停止喘息，口中熱氣，噴之不已，知其力竭，又聽沙窩之言，心中一驚，連李善的馬韁，一同勒住，正在撫摸馬頸，不令走動，聞言，插口說道，我們並非客氣，實在想要下來，活動手脚，但是二弟，不必同下，馬已吃力，不能多載，可將三個小人，放在馬上，請你領路，一同上去便了，李善還不肯應，後經壯漢力說，非他領路不可，又不肯騎馬，不論人馬，陷入沙窩，均無生路，方才答應，另一幼童二娃，說什麼，也不肯騎馬，辛良愛惜馬力，便將狗子三娃，放向自己馬上，李善更愛那馬，仍然跳下，由壯漢在前領路，李善因大白馬尾，被三娃在水中，拖了一段，任其空身，隨同前行，二馬均通人意，靈巧異常，跟着壯漢上坡，人馬魚貫而行，十多丈長一段坡道，一晃到達，前面盡是崖坡，高下起落，到處種滿莊稼，祇有一條小路，臨河居民，均已逃光，壯漢便朝相隔里許的，一座小石山上走去，途中不時仰望天色，甚是憂急，李善方覺這裏離岸，已兩三里，河水離堤岸低處，少說也有兩三丈，業已出險，爲何這等驚慌，先當避雨，又覺人馬全身，業已濕透，怕雨作什，也許想要尋火烤衣，心念才動，人已到了半山，這才看出，山頂平坦，還有一座廟宇，大小數十枝林木，疏落落分佈前後，所去之處，乃是廟後，上面已聚有好幾十個土人，甚是喧嘩，剛一到達，壯漢喜叫道，到

了這裏，才放心了；說時，狂風中已有雨點打到，李善方說，這裏離河，不是還遠麼，忽聽辛良道，我們廟裏可以避雨，就便尋點樹枝，將衣服烤乾，這兩匹馬，力已用盡，還要溜上一溜，且喜馬糧，還有幾塊，不會用完，和包袱一樣，均有油布包住，尚未濕透，此是段大爺，爲了馬走長路，有時日夜不停，萬一糧草難得，特用各種藥草，製成之物，最能強健馬的筋力，恢復疲勞，我先給他吃上一塊再說，同時，便聽兩馬嘶聲，馬首高昂，向着西北方，迎風嘶鳴，身上鬃毛，根根被風吹起，分外顯得神駿，辛良忙由馬鞍之下，將那特製的馬糧取出，將馬嚼環取下，塞向口內，鞍轡也全解下，放在廟牆背風之處，二童也被壯漢兄弟，扶抱下來，狗子業已醒轉，朝李善叩了兩個頭，又朝辛良作了一揖，便拉着二娃的手，痛哭起來，三娃氣已緩過，也趕過去，三人湊在一起，正在哭訴前事，李善見壯漢，人雖疲倦，還在強打精神，幫着做事，甚是賣力，勸他稍歇，壯漢答道，相公，你們外方人，還不知道利害，不趁此時，把事做好，收拾起來，廟中避難人多，和尚又太勢利，好些不便，我知你們，許多粗事，都弄不來，最好讓我和這位相公，一同下手，反到省事，隨喊二娃，三娃，你們祇和小相公，說什閒話，也不看看天色，狂風暴雨，轉眼便到，這裏雖然不會水淹，到底小心些好，快將那旁馬鞍，和這兩個包裹，拿到廟裏，對和尚說，這裏來了貴客，叫他好歹爲兩位相公，

讓出一點地方才好，二娃接口答道：我今早起來，還蒙小相公，給了我一大塊餅吃了半飽，三娃由昨日夜裏，便未吃過東西，由我一人拿去吧，李善聞言，想起肩頭上，所帶糧袋，還有好些食物，幸良帶得更多，雖被水濕，想能食用，忙卽解下遞過，笑說你們快吃，不餓，幸兒身上還有，二童聞言大喜，搶着伸手，方說：這位老爺真好，被大漢劈手搶過道，先不要忙，少時不知什麼光景，食物能否找到，平日還好吃人素齋，此時却是難說，你們如都吃光，怎對得起相公，先分一點，點一點心，等我把人，安頓好後，在水未發以前，趕往鎮上，買他一點才好，二娃方問錢呢，壯漢眼珠一轉，先將袋中乾糧，挑那已被水濕的，取了幾個蒸饅，和一塊乾餅，匆匆分與二童，好的全都留下，交與李善，笑說，事情危急，我還忘了一件要事，這些乾糧，相公收好，不可隨便與人，說罷，不等答話，便朝狗子趕去，笑說，小相公，你人不好，我也不會和你說，此時保命要紧，慢一點，便來不及，你那一家人，便是榜樣，我知你們逃時，每人身上，都帶有值錢東西，可能取出一點，讓我去爲你們，換點糧食，狗子雖然生長土豪家中，到底年幼天真，忙說，走時我娘，交我一包金葉，和許多零散珠寶，還有一些散碎金銀，以備途中失散之用，後到屋頂，嫌他太重，將那大的一包取出，放在身前，被大哥看見要去，落水之後，幾乎吃他的虧，我娘紮得又緊，如今還在身上綁着，你要拿去，

壯漢原是低聲說話，聞言忙喝，不要高聲，我代你解，四外一看，山頂那些土人，祇初到時，還有幾個，過來旁觀，此時多半聚在西北角上，搓手頓腳，朝天嘆氣，哭喪着一張臉，有的還在流淚，人馬均在山的左邊是一崖角，緊貼廟的邊牆，地方不大，各人均耽着自己的心事，誰也無心再顧別人，雖有一些呼喊爭吵的，也都爲了自己家屬，怨天恨地，餘者同聲咒罵，這場水災，必定又是那些有錢的紳董富戶，敬那龍神不週，其心不誠，以致害了我們，有的又說，天老爺收人，這是人心不好，在劫難逃，那些有錢人，平日大酒大肉，周身綢緞，雖然快活，劫數一來，照樣家敗人亡，平日又沒有吃過苦頭，祇比我們更加受苦，自有天報，埋怨他們作什，還是備下一點鈎竿長索，等水過來，多撈他一點外財是真的，李善聞言，方覺這般土人所說的話，不是自私自利，便是聽天由命，再不怨天尤人，幸災樂禍，當此生死患難關頭，還想發那橫財，全沒想到，大家合力同心，在災難未成以前，設法預防，使其大災變小，小者變無，真個無法避免，也應事後努力，互相扶助，將大眾心力，合成一起，於辛苦艱難危險之中，努力奮鬥，將其克服，設法更生，偏是事前，祇知佞神，或是依賴別人，把平日心血所得，付之一焚，還要廢時失業，爲他浪費許多人力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寄託在那萬分渺茫之中，災難一來，仍不知此是有力不用，孽由自作，一切委之於天，除等死外，便想乘火

打劫，撈取難民財物，正在聽了有氣，壯漢四顧無人在側，已將狗子濕衣，解開一看，胸前和腰間，各有一個絲囊，摸去硬綳綳的，用一條綳帶，緊繫身上，分量一重一輕，仔細一摸，不禁大喜，同時，發現貼胸，還掛着一根金鍊，上附鎖片，越發高興，忙低語道，你身上所帶，必定貴重，我也不知能值多少，先不要動，祇將這金鍊條與我，你那東西，千萬不可被人看見，狗子急道，這兩包東西，又重又硬，帶在身上，難過已極，解又解不下來，那人帶有寶劍，將他割斷，情願全數送你，這長命百家鎖，從小帶起，每隔一兩年，換一鍊子，加點分量，我娘因祇生我一個，連睡也不許解下，你如拿去，我要生病的，壯漢冷笑道，你怎不知輕重，那兩包東西值得多，我又不不知價錢，不能糟掉，我是代你換點糧食，大家度命，我們雖然估你一點便宜，你命還是人家所救，沒有人家，你早做了水鬼，這金鍊條，能救你的命麼，話未說完，狗子揚手先是一個嘴巴，跳脚罵道，該死蠢牛，你敢咒我短命，我告爹，底下去字，還未出口，猛想起父母兄長，連同平日耀武揚威的惡奴，均已死在水中，再一抬頭，瞥見壯漢，身材雄壯，鋼鐵一般的皮膚，堅實有力，一雙濃眉大眼，滿頭泥水淋漓，挨了一巴掌，面上已現怒容，想起他平日，那大蠻力，連瘋牛都制得住，性又粗野，自己家敗人亡，舉目無親，父兄惡奴，又常罵他強盜土匪，平日還覺他弟兄三個都好，冤枉人家，此時神氣猛惡，

真和父兄所說強盜，差不許多，如其還手，豈不吃苦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傷心，因覺這三個大人，祇李善笑語溫和，比誰都好，不似壯漢辛良，一個粗魯野蠻，一個雖幫忙救了自己，連向他說都不願回答，心有成見，當時連嚇帶傷心，不由哇的一聲，哭了起來，慌不迭，便朝李善身前撲去，壯漢見他打人，本已發怒，後聽一哭，念頭一轉，隨手一把拉住，笑說，小相公，是我不好，說錯了話，事在緊急，非這一條鍊子，不可救命，少時回來，你就知道我不是見你大人死完，欺侮你了，邊說邊將鍊條解下，正代扣那濕衣，狗子越想越胆寒，見壯漢並未回手打他，反改笑臉說話，也就不再抗拒，哭着說道，你把這些東西，都拿去吧，李善在旁，見二童吃得甚香，壯漢所取，均是今朝吃剩的食物，昨夜命店家所辦路菜食物，一件未取，自己累了一早，也想吃點，正喊辛良同吃，並分了一半，交與二童，令與壯漢狗子同吃，不够還有，二童因聽兄長之言，還在推謝，後經勸說，想起兄長，也是空肚，拿了一點要走，李善嫌少，正勸多拿，忽見狗子哭鬧，衣已解開，被壯漢拉住，先未聽清，心疑壯漢，乘機報仇，搶他衣物，想起方才所聞土人之言，好生不快，忙趕過去，壯漢已將金鍊取下，轉對辛李二人道，現在我們，最要緊是吃的，再遲無及，他身上還有貴重東西，相公務要代為留心，以防惡人奪去，我去了就來，也許還能多救好些人呢，犯了法，我蠻牛一人當好了，說時，二童也



趕到身前，將食物遞過，壯漢又對辛良道，請相公和我同去才好，免得別人多心，二人方始明白了些，李善忙喊，我這裏還有散碎銀子，不要拿他的銀子了，壯漢已忙着先走，連食物也忘了接，邊走邊說，錢越多越好，拿來就是，恐來不及，我先走了，二童忙喊，大哥你今早未吃東西，怎不帶走，一同追去，辛良忙說，此人說得不錯，我去幫他就來，說罷，匆匆追去，狗子便向李善，哭訴方才之事，要將身帶金珠送人，李善自不肯收，見那狗子，由裏到外，穿了好幾層，均是單夾之類秋衣，上好質料，被水濕透，綁在身上，被大風一吹，冷得直抖，見二娃弟兄，已往廟前轉去，方才初上山時，風中還有雨點打到，此時風中，已無雨點，便令脫下兩件，放在風中吹乾，等衆人到後，好往廟中更換，一面詢問狗子身世，才知那土豪，姓車名叫百萬，昔年做過武官，所居離此好幾百里，先在城中居住，家財富豪，近年爲了所種菓園田地，收成極好，又都聚在一起，忽然心動，在那田地中心建了一片園林，全家移居在內，就便照看經營，人都勸他，說附近是黃河舊道，地勢低窪，一旦發水，難免危險，車百萬因當地，離河堤還有二三十里，覺着自己，雖有財勢，住在城中，還不能暢其所欲，作威作福，那離城頗遠，方圓四十里，多一半是他的田業，出產又多，所有村農，均是他傭工佃戶，說出話來，無人敢抗，花園房舍，又大又多，比起城裏，還要舒服，年紀漸老，有了這

大一片田業，兒子漸長，平日游手好閒，好酒貪色，養了好些打手，常時生事，想起自己少年時也是這樣，如在城中，碰到利害對頭，難免丟人吃虧，到了鄉下，兒子便多闖禍，也不相干，又見那年黃河水災，當地非但無害，反到添了收成，不是自己細心查看，那多出來的好年景，便被佃戶瞞去，說話的又是以前管田人之一，疑有用意，執意不聽，住了四年，田產越加越多，越發得意，覺着這片產業，照此下去，祇有增加，就是長子，歡喜亂用，常往省城游蕩，單是每年放與農民的租息，都用不完。正打着如意算盤，不料天明前，發生大水，黃河決口，內有一條急流，衝入昔年舊道，那水來得又猛又急，等到聞得鑼聲報警，四面哭喊，水已高出地面好幾尺，當時趕往高處，本可無事，爲了心痛財產，祇顧喊人，收拾金珠細軟，失了機會，後見那水，越來越大，手下惡奴，十九逃光，祇有十幾個，渾水撈魚的，假裝代主人搶東西，自己全家，聚在馬棚頂上，等候財物搶出，上船逃走，仍可不失富翁，那知這般惡奴打手，和他一樣心黑，等到財物，搶出小半，水已越來越大，無法下手，並有一人，被水衝去，方始交頭接耳，話了幾句，爭先上船，土豪說自己聰明心細，老早備有兩條小船，下面並還帶有輪盤，以防萬一，比時新房，剛剛蓋成，家人均笑我用心太過，胆子太小，果然今日用上，祇等他們，搶出財物，便可上船，離開河道，撐往城內，等水退過後，田地原是我

的，祇要管理得法，不消三年，連失去的財物，也可全數取回，以後也是住在城裏等語，一面還在商量，未來如何復興舊業，如何放利，增加田租，一點也不着急，忽想起長子，與一個戶妻通奸，在莊後小花園內，人還未到，水已快有人高，剛急得亂跳，吩咐祇留一船，去搶東西，另一隻船，急速撐往後莊，去接大相公，忽見兩船，一齊開動，所有惡奴打手，祇兩個守在身旁，方在喝罵，祇要一船，去接大相公，這些東西，搶出一件是一件，這水剛到，還沒過頭，如何偷懶，借着我一句話，便全停手上船，不料兩船並未起來接人，竟是開走，未由他身旁走過，以前土豪一點不知衆心背叛，還在急呼，到了莊後，祇接大相公一人，誰也不許再帶親友，有人上船，祇管用刀斫槍挑，打他落水，免得人多，爲他所累，出了亂子，都是我的，一面又喊，人心太壞，船上這多箱子，和值錢的東西，你們須要記准數目，我已看准多少，祇要不少一件，日後都有重賞，否則，送官究辦，莫怪我狠，船上那些惡奴，有什好人，早就暗中串通，打好主意，口中答應，主人放心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我們不能沒有良心，等救出大相公，馬上就來接你全家，愛妾還向土豪埋怨，說船上堆了許多東西，亂糟糟的，如何坐人，他們祇顧搶得多，也不給我們，留點地方，話未說完，兩船已相繼離開，土豪急喊，祇要一船接人，兩船都去作什，前船理也未理，祇後船有一惡奴答道，這船做得不好，多

了四個車輪，我們用盡氣力，也不能由心如意，水力太大，祇有聽他漂到前面，去等你罷，說完，水已大漲，下面樑柱，被浪一衝，快要坍倒神氣，四顧遍地皆水，一片昏茫，田地房舍，不是淹沒，便是坍倒，有的屋頂，和大樹上，均蹲滿了災民，號哭呼救之聲，潮成一片，方才沒有理會，一心專顧正面上房，衆人爭搶東西，此時才知水勢利害，再看兩船，已由房脊縫中穿過，往莊外搖去，越走越遠，未出莊前，有幾個災民，見船由樹旁經過，哭喊求救，並往船上縱去，那些惡奴打手，俱都持有刀槍棍棒，前後守護，見人上來，果照他所說，厲聲喝罵，刀斫槍挑，鞭棍齊揮，相繼打落水中，有的淹死，有的負傷游水，逃往高處，哭喊咒罵之聲相應，慘不忍聞，本來水深才祇一人來高，那兩隻船，均有兩丈多長，圍中樹木房舍頗多，不易穿出，也是土豪，平日驕狂奢侈，所建均是大房大屋，又不願走一步路，無論車馬，均可往來各地，住房雖多，相隔至少一丈以外，當中道路甚是寬闊，那船容容易，便繞穿出去，最痛心是所建屋舍，均極高大堅固，房頂原可避水，因防手下人，乘亂偷盜財物，或是不肯出力，想在一旁監督，所居上房，恰是一片花園，爲了以前出身，是個武舉，做過武官，最愛騎馬，上年買了一匹好馬，想起年老體弱，打算早晚無事，活動筋骨，一時高興，特在上房旁邊，蓋了一間馬棚，以備騎馬方便，並可突出不意，暗中查看衆人，有無私弊，性又多

掃地，因將心愛的花，弄死了幾株，悞他粗野，打了一頓，驅逐出去，後經人說：命他在莊後小花園中挑水，因他量大，管飯不給工錢，雖覺此人，吃得太多，但有力氣，能做好幾個人的事，祇要吃饱，多苦多累，他都不怕，還是上算，也就罷了，後面二童，是他兄弟二娃三娃，爲了幼子，喜和這兩個放牛娃一齊玩，屢誡不聽，吩咐下人不許他們入園，和往莊前窺探，與小相公說話，見了就打，愛子偏不聽話，無論二童，避出多遠，爲人牧牛，必要尋去，正想連他弟兄三人，一齊逐走，免得愛子，失了身份，被人笑話，不知今日，怎會在此，必是蠻牛，偷偷引來，心方有氣，第三個狗子，名叫車人寶，已喜呼道，三娃發水前，我怎尋你不到，我大哥是你三弟兄，救出來的麼，土豪聞言，猛想起照此情勢，長子全靠人家救命，就與放牛娃無關，蠻牛也必出力，立時改容笑呼，蠻牛，今天辛苦你了，話未說完，下面木柱，又斷了一根，心中一驚，急喊狗子快上，蠻牛見狗子全家，已嚇得聲音都顫，忙把木板，拉往棚頂，忽然一浪打來，狗子狂呼一聲救命，手一伸，木板立時翻轉，二童也被打沉水內，重又冒起，爭先搶上前去，蠻牛身材高大，水性較好，見兩弟搶救狗子，忙喝，水力太大，你兩人快些回來，去到棚頂等我，告訴老莊主，快將下面木柱斬斷，免得水漲上來，祇一拆碎，就沒命了，說時，人已向前游去，二童便往棚頂搶來，上時一不留神，帶了許多水珠，洒了愛

妾一臉，急得連聲咒罵，吩咐惡奴，趕這兩個狗才下去，總算土豪，看出危機頃刻，不能再發威風，欺壓窮人，又想蠻牛力大，又通水性，再三勸告，連惡奴也說無人下手，下面一根木柱，非他不能斷掉，方始平息，狗子被水衝出老遠，人已嚇暈過去，順流而下，幸而所抱木板，被屋角擋了一擋，水力甚猛，快要蕩開淌走，被蠻牛一個猛子，由水中搶上，救了回來，土豪先是連聲誇獎，蠻牛第一次聽到這樣好話，更賣力氣，要過惡奴手上鋼刀，翻身入水，接連幾刀，將下面木柱斬斷，恰巧水也湧到，棚頂本已一邊歪倒，被水一衝，上下亂响，眼看危險已極，土豪正在哭喊皇天，跟着，柱斷浮起，想起此人，真個得用，方喊下面還有一口箱子，你代我取上來，一定重賞，事完賞你兩吊錢，並吃三個月的飽飯，那半截木篷，已被水浮起，飄飄蕩蕩，隨流淌去，蠻牛已經吃力，又灌了一口水，話未聽清便追上去，輕輕一搭，上了篷頂，狗子也不管旁有婦女，便將水濕衣褲，一齊脫掉，換上惡奴遞過來的乾淨衣服，還未穿好，見他走上，怒喝，蠻牛躲遠一點，弄髒我的衣服，要你狗命，蠻牛天性剛直，想起剛把他救出，弟兄三人，全被他們罵到，心中有氣，土豪愛妾，又在一旁，說自己弟兄，又髒又醜，正氣得急呼，二娃三娃，到這邊來，我們苦人，有點地方就行，等他們用我時再過去，此時留神人家討厭，如換平日，土豪聽出話中有刺，早發凶威，這時到底長了一點年紀，又多

心計，自從惡奴，劫財叛逃，便明白過來，再見四面茫茫，一片大水，想起身在患難之中，如何還與這蠻牛嘔氣，非但沒有發作，反向狗子示意，一面勸止，還想安慰蠻牛幾句，許點甜頭，前途好出死力，又恨蠻牛，未將金箱取還，正在盤算心計，不料二童一走往左後角，篷頂變成一輕一重，偏向後面，嚇得上面，幾個狗男女，齊聲驚呼，喝罵起來，蠻牛笑道，本來前後兩邊，一樣輕重，新姨娘見人不得，祇好避開，不能怪我，真要討厭我們，莊主許的好處，我也不要，我三弟兄，算是自賣力氣，乘早說話，我們好走，要是飄到大河裏面，却沒有那好水性，進退兩難，再靠我們，就是死活一起了，狗子方喝，快滾，惡奴張祥，與土豪愛妾，早有勾搭，聞言，忽然想起，此是親近機會，忙喊，蠻牛你不能走，大相公不知利害，小主人說你兩句，也不要緊，發什麼牛脾氣，隨喊新姨娘，你坐到前面來，便不開那臭氣，莊主和二姨娘，年老怕風，請他面前後坐，兩位小相公坐在中間，所有東西，都放在右邊，我和金二哥，前後對立，便可平穩過來，我們都不會水性，小相公們，在河裏玩水還行，到了大河，便無用處，祇蠻牛一人，水性最好，用處甚多，要他同行不能不要他的兄弟，有什麼話，不會到了地頭再說麼，這一席話，果將土豪全家鎮住，照着惡奴分派，緩緩將勢穩住，土豪又強忍氣憤，朝蠻牛安慰了幾句，許了好處，蠻牛雖被留住，由此一言不發，弟兄三人，周身水

濕，同蹲在左後角，迎着早風，又冷又餓，越想越有氣，那座木篷，順水急流，業由決口，飄入河內，祇得相機行事，另打主意，土豪父子，先頗害怕，後來順水漂流了一陣，覺着那半截木篷，又穩又快，細看工料，甚是堅固，時候一久，心情漸穩，人已漂出好幾百里，雙方本是各有怨恨，三娃偏是年幼腹飢，見狗子先由人寶手上，要過包裹，裏面還有一些細巧食物，正在取吃，一時饑火中燒，不敢明言，便在暗中，伸手示意，人寶本和兩小弟兒投緣，覺着他們可憐，常肯父兄，偷送一點食物，恰巧走時，母親房中，許多細巧點心，都帶了來，另外惡奴，還往廚房，搶了一籃蒸饅，因知這三弟兄，吃得多，乘人不覺，先偷了兩塊糕點，塞與三娃，回身又討了三個饅頭，假裝腹飢，咬了一口，回手又要，三娃正餓得心慌，未免有些猴急，由不得湊了過來，剛把饅頭接了一個，第二個還未拿到，便被狗子看破，回臉怒視，還未發作，三娃吃了一驚，往下縮退，脚底一滑，一不留神，左手撐在狗子衣服上面，由此雙方爭吵起來，蠻牛恨極之下，知道失手傷人，祇一上岸，便是死路，又見當地水面較狹，岸上又曾去過，土豪家在南岸上游，想往北岸逃走，側顧三娃，已將饅頭三口兩口，塞了下去，照着平日水性，也常在大河裏洗澡，今日風浪雖大，吃了一點東西，也許能够游往北岸，見有兩人，騎馬渡河，已渡過中流最險惡的兩條急流，往斜對面橫斷過去，河面已被越過四分



之三，恰巧一浪打來，將篷頂衝向北岸一邊，立時心動，方才曾和兩弟低囑，這樣人面獸心的一家子，和他一路祇有晦氣，稍有不好，我們便由水裏逃走，免得現在受氣，將來吃虧，暗中早已說好，主意打定，立同縱身入水，跟着，土豪全家，便遭惡報，李善聽土豪幼子人寶，說了一個大概，聽出這一家人，果非善良，方自感慨，忽見二娃三娃，遙呼相公，快進廟來，我來牽馬，狂風暴雨來了，李善見山頂對面一角，許多土人，俱都面向西北眺望，方才爭吵之聲，也都寧息了許多，並無一人走開，聞言，方覺眼前光景越暗，猛一抬頭，天已黑了大半邊，水雲隱隱，將西北方，大半天空，全都佈滿，正朝那時赤色的黃塵影裏，排山倒海一般，湧將過來，微一驚疑之間，先是二童奔到，分頭搶起衣包鞍轡，又要牽馬，李善人寶，見他滿面惶急，也各搶前相助，剛將馬和東西，分持手內，二童同聲急呼，方才聽說黃河決口，已有好幾處報急的水鬼，由方才來路渡口過去，聽和尚說，大水和那年一樣，轉眼就來，可惜先前，不知相公帶有許多銀子，晚了一步，這裏離河較遠，水來得慢，沒法逃的人，都在趕弄吃的，我大哥還不知能否把糧食買來呢，和尚聽說，相公救人，又是富貴公子，特意勻出一間偏殿，請相公快去，免得少時人多亂搶，佔了地方，無處安身，李善方想，衆人都在外面，雨還未落，忙他作什，患難之中，更無獨佔一間偏殿之理，忽聽的答連响，塵土飛揚，地面

上打了好些沙窩，腥土之氣撲鼻，面上也被打中了好幾下，兩馬也同聲嘶鳴起來，同時又聽前面，衆聲哭喊，龍王爺爺，開恩救命，暗塵昏霧中，人跪了一大片，更有一二十人，由廟後拿了香燭，如飛起來，相繼望空拜倒，同聲哭喊，宛如大禍將臨，情急呼天，悲號哭喊，聲甚慘厲，那手指般大的雨點，已疏落落亂箭一般，由半空中斜射下來，打得地上沙土，四下飛濺，塵影濛濛，來勢大是驚人，暗雲中，還掛着一條白氣，明是水氣上蒸，暴雨將臨之兆，那般土人，却說那是龍王現出法身，內有幾個，見那黑雲掩映白氣之中，看去似在蜿蜒騰挪，形態生動，硬說內中還有鱗甲，龍王的頭和法身，剛剛現過，嚇得衆人，越發哭喊求救，亂許心願，有的業已頭破血流，還在叩之不已，真個蠢得可憐，不禁勾動前念，未及尋思，那暴雨隨同狂風，已似天河倒傾，由疏而密，打將下來，空中暗雲更密，眼前成了一片昏黑風雲浮湧，暴雨傾盆之下，彷彿天崩地陷，四面均在震撼，整座山頭，便要被他捲去光景，這等猛惡的聲勢，比起上次泰山遇雨，更凶得多，三童又在連聲催走，方想去往廟中，烘烤濕衣，不料就這說幾句話的功夫，狂風暴雨，便是打到，忙拉兩馬，由廟牆側面繞去，進了廟門，大小四人，已全成了落湯鷄，周身水流，幾乎氣都難透，一看那廟，前後兩層廟牆，已有一半殘破，共計二十來間大小殿房前兩廊內外，都有土人擠滿，一個個嗜聲嘆氣，愁眉苦臉，每人

手上，多半拿有大小包裹和繩竿之類，兩個和尚，正在向衆呼喝，內一老和尚，立在正殿開口，一見二童，領了兩個客人走進，和尚眼裏，一望而知，富貴人家公子，忙令一個小和尚，拿傘迎出，李善見他對於自己，格外恭敬，和對那般鄉民，大不相同，暗忖，我已周身水濕，豈不多此一舉，見面方說，老方丈費心，走時再奉香資，但這兩匹馬，救了好幾條人命，功勞甚大，可否給他尋個地方，尋點馬料，和尚見對方，明是有來歷的富貴公子，說話偏是這樣謙和，腰中掛有寶劍鏢囊，又像是個江湖上人，越發不敢怠慢，低聲答道，這裏苦人太多，不知好歹，萬萬放縱不得，施主和前面鎮上，幾位老施主，都早備好地方，不必担心，但請施主，拿點勢派出來，免得他們，無理取鬧才好，隨又合掌恭身，故意高聲說道，是，是，是，貧僧怎敢大胆，容他們吵鬧，公子請到裏面，烤火更衣，他們如敢走進一步，惟我是問，我想他們都是安善良民，不敢犯法，本鄉本土，貧僧好心，容他來此避難，想必不會連累廟中受害，我命小徒，告誡他們，公子請罷，不等回答，便往前面領路，李善見他裝腔作態，鬼頭鬼腦，想起江心寺老方丈天澄的人品學問，同是和尚，真有天地之別，本心回他幾句，繼一想，此時好些年，還要靠他，用人之際，不可使其難堪，還須細心觀查，認清事物之後，再作打算，人都一樣，所差祇在環境不同，與知識高下，因而生出賢愚善惡之分，多壞多蠢的人，祇要用心

勸導，加以感化，等其去惡歸正，再加利用，便多出好些人力，眼前這樣艱難危險，萬分重大的事業，決非個人智慧能力，所能成功，人力越多越好，休說廟中和尙，便是廟內外本地鄉民，雖然愚蠢，如能善於引導運用，一旦他們明白過來，團成一體，便可生出極大效力，古人一成一旅，可致中興，那還用於爭殺流血之事，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，並非千秋萬世功業，生死祇在白刃相接，呼吸之間，不比防禦水災，洪水雖然利害，祇要合力同心，用心考查，擇善而從，事前可以防禦，減少災害，事後更可亡羊補牢，收那萬世之利，就到緊要關頭，照樣也可死裏逃生，避凶化吉，離開衆人，如何能成；我應當由此留心體驗，對每一個人，都不可看輕了他，先把人聯合起來，再想法，既然遇上，已是不成無歸，當此重要危急關頭，便應大處着想，小處細心考查，才是正理，和他計較作什，心念一動，立時稱謝，隨同走進，一面盤算心事，等辛良鬢牛，買糧回來，仔細商量，如何下手，到了裏面一看，那偏殿在一小院之中，還有一座鐘樓，可以登高望遠，房中火已升起，甚是整潔，和尙因知二娃三娃，雖是來客所救，似頗投機，又見雙方，親密神氣，也就聽之，到了房中，正想探問來歷，說了不多幾句，方覺對方，文武雙全，不是尋常人物，心中一驚，自幸沒有料錯，忽有小和尙來請，說賈老爺，有事商量，和尙便說，此是本地財主，是位大善人，想必因我將這偏

殿，讓與公子，不大高興，待貧僧和他說去，李善暗中好笑，頂好他走，隨口敷衍了兩句，便把房門關上，把大家濕衣，全數脫下，用和尚拿來的水盆，洗去污泥，仗着天氣不冷，房中有火，正在赤身烤衣，小和尚忽來叩門，送進兩套舊衣，原來和尚，看出李善，喜愛二娃三娃，特意把小和尚的短衣褲，送了兩身過來，忙取十兩銀子，作爲衣價，和尚見他，出手大方，小和尚往返推三次，方始收下辭去，四人衣服，已全換好，人寶身上的金珠，也早解下交過，李善先不肯收，後見那些金珠，均是貴重之物，小孩帶在身上，當此災荒之時，也實危險，便代藏好，繫在自己身邊，又算計了一陣未來救災之事，耳聽狂風暴雨，越來越大，加上災民哭喊，與轟隆雷電拔木之聲，彷彿天地都在震盪，整座廟牆，就被風雨衝倒，令人耳鳴心悸，神智不寧，又聽小和尚，踏水來說前面院落中，水深二尺，這等大雨，從來未有，山門外照牆，已早坍塌，前面土坡上，有幾所土房，有的被山頭上，衝下的雨水衝塌，內有一家，整座屋頂，被狂風捲向天空暗雲之中，不知去向，山下通往村鎮一條大路，業已成河，到處牆倒屋坍，整株樹木，連根拔出，斷木殘枝，和人家房頂，破席爛草，以及各種用具，常在空中隱現飛過，風雨大得出奇，山上一片昏茫，雨中看去，四面暗沉沉的，全被水氣佈滿，除偶然發現天氣中，那些被風捲走的破爛物事，一瞥而過外，大地上已成了一片茫茫大海，

不論坡陀岡阜，樹木田野，人家房舍，全看不到一點影子，稍一眼花，彷彿這座小山，已離開原地，一葉孤舟也似，正被狂風暴雨，驚濤駭浪，湧住急馳，空中風雷交作，越來越猛，一個震天價的大霹靂，打將下來，立時山搖地動，休說廟宇，連那小山，也似被他擊散，嚇得人眼花心跳，胆落魄飛，祇要電光一閃，便嚇得周身都抖，彷彿那雷火就要打到身上，起初前殿那些土人，先還悲哭號叫，自從廟牆一倒，又見內中幾個，平日信神，最爲誠敬的爲首富農，約了些人，在天變未發以前，拿了香燭，去往廟後，哭告皇天，哀求龍王饒命，忽然一陣風雨，香燭全被刮走，實在無法再點，便跪在地上，哭拜禱告，後來風雨越大，人真支持不住，內有一個爲首的姓賈，業已閉氣兩次，因爲首紳董，經家人力勸，扶回廟內，剛走不久，下餘的人，便去大樹之後，向空哭拜，沒有多時，忽然霹靂一聲，電光一閃，一團雷火，自空直下，將那大樹，震裂兩片，並還燒焦了一半，樹下十幾個求神的人，兩個被雷震死，周身燒焦，一個把衣服燒去，打出三四丈，跌個半死，下餘也多半震暈過去，這才嚇得逃進廟來，和尙正在殿中，燒香念經，聞報大驚，慌不迭，將死傷的人，抬了進來，前殿諸人，得信之後，有的說，死人的心不誠，或是昨夜男女同房，身上不乾淨，犯了神怒，才遭雷打，有的說，他們平日享福太過，所放利息太多，使我們苦人，無法度日，今日遭此報應，再不，便是和尙

偷懶，不肯出外念經跪求，香燭也不乾淨，故此剛一點燃，便被風吹滅，內有幾個明白的，先和衆人一般議論，後來仔細一想，道理不對，如說重利盤剝，祇是爲首兩三人，也僅一個受傷，餘者無事，那十幾人中，雖有幾個，自耕田多，日子過得較好，但他本身勤儉，人又善良，全家均信神佛，肯做好事，常說這樣官府，和這樣年月，能有這盃粗茶淡飯度日，不像別的苦人，常受惡氣，朝不保夕，全是天老爺所賜，因此信神最虔，方才頭都磕破，兩次被風逼得閉過氣去，自說，拚着一條老命不要，以求感動天心，旁觀都被感動，跟着他上前求告的人，有好幾個，並還都是苦人，那年水災，也是他領頭求天，別的村莊，均被水淹，祇河上村一帶沒事，這次多半有點靈效，萬想不到，會遭雷打，祇他一人，周身焦黑，死得最慘，照他平日爲人，實是全村中最好的好人，如何遭此慘報，內有幾個指神斂財，平日仗了財勢凌人的，反到沒事，天老爺實在太不公平，如此好人，反被打死，如說其心不誠，和不乾淨，那些香燭，乃向廟中和尙所買，方才衆人要和尙到露天之下，念經求告，老和尙推說，風雨之中，無法點燃香燭，做法事的和尙，身上如有水泥污穢，念多少經，也是白念，一個都不肯出去，先在後殿念經，因防人多，佔他地方，等把那些有錢的人，和新來貴公子，安排好了住處，還嫌不足，連正殿也讓與人住家眷，說是慈悲爲本，方便爲門，跟着，把法事移到前

殿，原有避雨的土人，逼往兩偏殿，和山門等處，立在對面廊下的人，仍受風吹雨打，嚇得亂抖，窮人祇往正殿暫避，便說水泥污穢，恐王靈官見怪，不要連累大家受害，趕往西廊，他那慈悲方便，好似專對有錢的人，與大眾無干，他們靠佛穿衣吃飯，這樣胆小貪懶怕吃苦，心先不誠，天老爺如生眼睛，第一個就該打死這些和尚，不應專打好人，正在七張八嘴，紛紛議論，被小和尚偷偷掩來聽去，氣洶洶和這些人講理；一面說蒼天無眼，太不公平，一面說和尚佛門弟子，神佛自然保佑，不能和你們這般蠢人比，要是跪在風雨之中，法器香燭，被風吹走，如何念經，這裏面好些道理，你們不懂，再說造孽的話，神佛一怒，全都打死，話未說完，恰巧一個大霹靂，打將下來，滿院均是火光，屋瓦驚飛，房頂幾乎坍塌，廟外照牆，立時震塌，院中大樹上，電光連閃，人耳幾被震聲，小和尚驚魂乍定，越發得意，笑說，你看雷神，有多厲害，剛說了幾句罪過的話，雷便打來，不是你們當中，還有好人，靠了他的福氣，早已被雷打死，你看正殿屋瓦；可曾震落一塊，說話的幾個，一則平日迷信頗深，祇比衆人，稍爲明白，剛發覺一點真理，心中不平，恰巧來這一雷，便全嚇倒，就有一兩個，不服氣的；轉念一想，在人屋簷之下，祇有低頭，何必遭恨吃虧，那些迷信最深，把死人所受慘禍，歸之前身作孽，今世報應的，聽這幾人一說，早就在旁，連呼罪過，又因此時，無處棲身，祇有



所立一尺方圓之地，如何得罪人家，這許多人，都無知識，有兩個領頭發話，立時羣起而攻，不特不怪和尚勢利，都想討好，要將那些人趕出去，以免得罪神佛，連累大家，經此一來，嚇得這有限兩人，也都不敢開口，如非大家本鄉本土，口說便宜話；誰都不肯發難結怨，先說的兩個，口氣溫和，沒有應聲附和這些人利害，對方不敢開口，風雨雷電，越來越凶，再一想到自身，也在災難之中，就能保命，轉眼飢寒，就要到來，也就罷了，跟着接連幾個迅雷，雖未落在院中，照樣震得山搖地動，正殿屋脊，也被震坍一角，嚇得人心惶惶，一個個愁眉淚眼，鴉雀無聲，連方才喧嘩爭擠，號哭怨嘆之聲，全都嚇了回去，小和尚幾句話，把衆人震住，無一人再敢開口，得意到了極點，先向老和尚報告；說他們這般土人，吵得太不像話，全被這一雷嚇倒，一面表功，說他如何能幹，不料老和尚聞言，反到眉頭一縐，吩咐不許多事，對他們還要和氣一點，一面去看地窖封好沒有，萬不可露出大窖中，藏有糧食，你們今夜的地鋪，便鋪在上面，小和尚一心逞能討好，見師父不曾誇獎，心中不滿，覺着東小院，那位貴客，出手大方，又通情理，抽空溜來告知，李善此時已然大悟，知道這許多人，各有各的境遇，所趨不同，各爲自己一面着想，又無什麼知識，休說善良的人，不能怪他，便是那些奸惡之徒，十九也是處境造成，祇要先將真理求得，細心研計，何以致此的原因，一面分別勸說誘

導，先使看清事理，利害輕重，有了知識，然後告以目前形勢，如何去取力作，最後圍成一個整的，以備隨時應變之用，務使好的更好，公而忘私，勇於任事的，更出死力，壞的走向好的道路，互相激勵感化，逐漸發揮他的能力，自來奸惡之徒，不是聰明才智之士，便是強毅多力，胆大心細的人，照他本質來說，多是有用的人，比那些善良庸懦的，還要得用，祇是本身境遇不良，國家教化不善，朝政失綱，才造成他的罪惡，真真正生具劣性，專喜損人利己，陰險貪殘，執迷不悟，十惡不赦之徒，到底極少，尤其是這農村中人，如能虛心謹細，因勢利導，不畏艱苦，加以教化，使其彼此之間，沒有隔膜，去掉他原有自私自利之念，捨舊從新，便可圍成一片極大力量，使知先為公眾出力，結果所得利益仍是落在自家身上，陰受其福，先公後私，才能根基鞏固，永受其益，永無侵害爭奪，不公不平之事，按照各人智能大小，出力與否，來享所得，一經成功，便是與日俱進，越來越好，如其先私而不顧公，即便一時僥倖，仗着心思靈巧，偷竊搶奪，暫時得到手中，休說外慚清議，內咎神明，清夜捫心，無以自解，衆人貧苦，多災多難，我獨擁有財富，也享受不長，一旦敗亡，比誰都慘；今日難災，便是榜樣，與其萬人咒罵，衆心恨毒，到頭仍是不保，何如同心合力，連人帶財，全數拿出，大家圍成一片，將這早晚必要發生的水，抵抗過去，善後事完，一同平均分配，努力耕

作，使大家變爲好人，相親相愛，安居樂業，豈不是好，自來衆志成城，一人心力有限，衆人見識無窮，那力量之大，更是出奇，我既打算拋棄得否尚不可知的浮名虛利，借着這場水災，爲人民做點實際的事，初到北方，風土人情，河流水性，以及形勢利病，除却以前所看那些河渠水利諸書以外，毫無所知，紙上空談，更不知其能否合於實用，這樣危險重大的事，憑我一二人，便和愚公移山一樣，硬要將他推動，決不可能，我既有此雄心苦志，欲以虛心毅力，將其戰勝，第一件重大的，便是人力，沒有人力，不得人心，便有億萬金銀，也辦不到，何況身上，共祇二三百兩銀子，可見人既如此，關係重大，多一個，好一個，如何爲了他們境遇知識不同，有了賢愚善惡之分，還沒有用心誘導研討，設法團結，便加鄙視，心意打定，先把所見的人，完全看作一樣，祇有憐惜同情，已沒有厭恨，聞言，聽出老和尚，還有藏糧，心中一喜，不和小和尚多說，誇了兩句聰明，以後還要用心思去想，誰的理對，便照他做，還要高明得多，小和尚得意而去，李善先前想了許多事，祇覺此時最要緊是糧食，難得蠻牛想到，不知那根金鍊條，能換多少，辛良身邊，雖有二百多兩銀子，走時命他多買，不知聽見沒有，難得老和尚，有此存糧，就是不肯拿出，有了東西，總好想法，正在尋思，忽聽廟後，又是一聲迅雷，分外猛烈，震得窗櫺亂響，甚是驚人，猛想起蠻牛，辛良，去了好久，未見回

來，這樣大的狂風雷雨，山脚一帶，平地水深數尺，就買到糧食，也難運來，方才進廟時，忙着避雨，也未看清全山形勢，聽小和尚說得那變利害，連人均被狂風刮跑，不知他二人有無凶險，心方一急，二娃三娃，先在耽心兄長，隔窗向外：張望雨勢，幾次想要出去探看，均因風雨太大，被李善勸住，迅雷之後，隔不一會，空中還在雷電交鳴，響個不住，忽然同聲喜道，雨已不落，風還未停，我看哥哥，和辛大爺，來了沒有，說罷，二娃先往外跑，三娃也要跟去，被李善勸住，說你年紀太小，前面廟牆，年久失修，這樣大風，何必都去，雨聲才住，小和尚忽然如飛跑進，說方才那兩位施主，業已冒着風雨，坐船起來，船上裝滿糧食，快到山前，不知怎的，將船停住，方才那位窮施主，冒着風雨，衝上山來，挑了二三十個小夥子，去搶糧食，說是諸位施主買來，準備大家吃的，但要聽他的話，誰要亂搶，當時打死，有兩三個地痞子，欺他不是本地人，搶上前去，剛說了兩句，不中聽的話，被他一人一掌，全數打倒，我們又在一旁恐嚇，方始無人敢鬧，本來那些窮人，看出水災已成，生了惡念，打算依仗人多，先吃我們和尙存糧，又因夜來，沒有睡處，要搶廟中存草，不問什麼施主定好，除菩薩面前，不敢放肆而外，是地方，他們都要估據，其勢洶洶，蠻不講理，內中一半帶有糧食的，正向他們勸解，亂成一片，老方丈正在擔心，不料這一船糧，將他們一起壓住，誰也不敢再

關，這裏原是一座大廟，由山頂到下面，共有三座殿堂，都是一家，香火甚好，和尚也多，十年前一場大水，將山下廟房衝倒，老方丈用了十年心力，至今還未修復，要被這些苦人一關，當時便可拆光，現在老方丈，已命他們，選出幾個有力氣的，乘着雨止，趕到半山，先將以前用的幾口大鐵鍋抬來，再將近年堆積的舊木料，連同新收買的蘆柴取來，在廟前後平地上，搭下兩個大茅篷，埋鍋升火，好做吃的，現在這般苦人，已把新來二位施主，當作救命菩薩，感激非常，老方丈因恐惹出土人造反，驚了施主，沒有稟告：自作主意，命我來向施主請示，還望施主，不要見怪，李善一聽，蠻牛，辛良，居然將糧買來，明知和尚，惟恐土人暴起，搶他所有存糧，慷他人之慨，去做好人，還要借口人多，恐嚇自己，這些糧食，本意救人放賑，不過方才匆匆，沒有想到這場風雨，會成巨災，蠻牛機警，發動在前，此時業已想好許多主意，先將人心穩住，借和尚的口，結下好感，也是好的，正要趕出相助，老和尚已推門而入，含笑合掌，連說，施主功德無量，李善知他，隱身門外偷聽，看出自己心意，沒有怪他，擅作主張，乘機恭維，笑說，我坐在這裏，有何功德，這事全仗高辛二位，我想到前面看看，老方丈同去可好，和尚笑說，貧僧雖是會點計算，並非真個勢利，此時人心浮動，這般土人，多不知好歹，他們把施主，看得極重，最好不要出去，裝點勢派出來，非但要少好些煩惱，

便是這場善舉，也可圓滿，施主對人過於心好謙和，反有害處，不是貧僧世情，這裏面實有好些道理，否則，好事做不成功，弄巧還要受他們的惡氣，這是何苦來呢，自來善門難開，像高施主那樣就好，一言不合，舉拳便打，打完，再許一點甜頭，誰不聽他，不分吃的，還是對頭，軟硬俱都難得，句句把高施主，捧在高處，使得他們，又感激又害怕，又歡喜，又不敢亂吵亂鬧，這才好辦，你如出去，他們見你好說話，一點威風沒有，你喊我吵，他搶我奪，好事做不成，一個不巧，便打起來，說時，暗中查探對方詞色，好似不以為然，來人如此慷慨好義，同伴大小五人，窮富長幼都有，全都機警胆勇，手快心靈，想得周到，並還帶了許多金銀，那兩匹馬，先是從未見過，接連命人細心考查窺探，始終拿不定他的來歷，不敢怠慢，忙又改口笑道，好人難做，善門難開，貧僧所說，真是好意，當此凶災，施主爲了完成善舉，積此一場大功德，也應稍爲從權，使其圓滿，以免強者爭先，弱者落後，才不枉施主的苦心財力，萬一爲了一時心腸太軟，凶終隙末，殺狗開齋，鬧出事來，不特好人遭殃，小廟也難保其安寧，豈不有違本心，實不相瞞，貧僧十年心力，爲想修復這座廟宇，也頗有點積蓄，當此凶災，何常沒有人心，便是爲了許多顧忌不敢露出，方才如非估計那一船糧，足夠山上三百多苦人，兩月以上之用，便是施主，教我代作好事，我也不敢開口，聽憑他們，一搶了事，

先把本廟難關渡過，再打主意，那裏還敢這樣佈置，施主一定要去，便要聽我的話，先將正殿上閒人喊開，不許近前，施主隔窗，向外遠望，好在照牆已倒，雖不能一直看到山下，這條斜坡，也可看出多半，祇要留心，便知這般土人：是不是好惹的了，李善見他，詞色誠懇，仔細一想，並非無禮，但是自己，正想聯合這些人，如何與之隔斷，不過，感情用事，容易疏忽，人多自私，和尚惟恐土人，搶奪吵鬧，連累廟中受害，也是人情，不如姑且照他所說，等高辛二人到來，問明詳情，仔細商量好了方法，使這般苦人，有了食宿之處，再與相見，分別勸告，先查出每一個人的境遇，能力，心思，志氣，分別感化，誘導，然後集思廣益，查看眼前形勢，應該如何救人，先從減少災難入手；等到人數越來越多，想好治水之策，官府如無能力，便設法勸募，號召感化，由人民自己動手，計日無成，改爲計月，計月無成，改爲計年，誓以一生心力，非將此事辦成不可，在未考查清楚以前，且是由他，便點頭笑諾，和尚聞言，才放了心，便命人寶，三娃房中看守，二人一同去往正殿，李善立在殿內，向外一看，見那山門外面照牆，業已坍倒，雨勢雖已停止，風却越來越大，嗚嗚厲嘯之聲，尖銳刺耳，天低得快壓到頭上，四外暗暗沉沉的，也不是雲，祇是一團團，暗灰色的濕氣，被大風一吹，狂濤起伏，滿空滾轉，急如奔馬，到處水光耀眼，定睛往下一看，原來照牆前面不遠，便是

一道直達山下的坡道，內中還有好些殘缺不全的石級，當風雨未起以前，曾見下面，坡陀起伏，到處都是亂土堆，上上下下，十九種滿莊稼，和一些土房茅舍，就這先後兩三個時辰功夫，已換了一副境界，與來路所見，大不相同，祇見天連水，水連天，到處都被洪水佈滿，小山左近，雖然地勢較高，沒有全數淹沒，高一點的坡陀，人家尚在，坡頂所種高粱玉米，依然尚在，但多被那狂風暴雨，連根拔起，遠近高坡頂上，多半聚有土人，爲了當地，是片曠野，人民窮苦，又是河灘舊道，地勢不平，除却眞眞窮苦的土人，不肯來此耕種，稍爲好一點的人家，都在山前不遠，唐家集上，低處都已被水淹沒，房舍牲畜，連人都不知去向，祇這高土堆上，疏落落還有八九處地方，大都爲了水來太快，尤是不捨那些破舊房舍器具，不肯離開，後又想逃無力的，婦孺老弱，有點力氣，和三五日存糧的，已早逃光，祇剩這些可憐人，守在原處，人數不多，那些土房，怎經得起這大雷風暴雨，一眼望去，沒有一處，不是牆倒屋坍，破散狼藉，每處都有四五六七個，老弱婦女，擠在一堆，多半頭上頂着半張破蘆蓆，一個個落湯鷄也似，雨勢一小，相繼戰兢兢立了出來，遠的地方，看不清楚，近的兩處，離山不到半里，本是上下種滿玉米，（卽玉蜀黍，北方名棒子，南方多稱之爲玉麥，珍珠米，西南諸省，名爲苞穀），看神氣，這家土人，平日定必勤儉，所種莊稼，比誰都好，坡頂設備齊全，土房也



較別家，整齊寬敞，共是老少兩個農婦，和兩個六七歲的幼童，別處都無成年男子，祇這一家還有一個少年農夫，似是祖孫，婆媳，夫妻，一家五口，少婦還未立起，剛將頭上那片半舊的蘆蓆，推開了些，由那被雨水濕透的亂草中，搶緊兩個幼童，正在大聲勸說，老婦已首先鑽出，朝四面看了一眼，便朝那業已坍塌的土房中，顛拐着兩個小脚，急急走去，農夫跟蹤趕出，伸手想拉，被老婦回手一推，氣急敗壞，朝那半邊房頂已塌，像個人字形，還帶有半扇破門的，破房隙中，鑽了進去，農人一把未抓住，地上泥滑，反被推跌了一交，一見老婦鑽進破屋之內，急喊得一聲娘啊，慌不迭爬起，縱將進去，少婦瞥見，也忙將兩子一推，縱身趕出，夫妻二人，還未搶到，先是嘩喇一聲，那半間破屋，本已快倒，那禁得住老婦氣急心慌，往裏一闖，當時倒塌下來，總算房頂不重，又被風雨將上面茅草泥土，衝去多半，祇剩薄薄一層房頂，土牆又往外倒，少年農夫，剛到房前，瞥見房頂牆上，泥土紛紛墜落，便知不妙，一時情急，上面手臂一抬，便將前面房頂上面碎倒的，幾根木條樹枝，連同泥土茅草，一齊打飛，老婦恰巧抱了一些破舊東西，和一口碎鐵鍋，衝了出來，被少年一把抱住，農婦也是搶到，夫妻二人，見老婦滿頭泥土，頭上有血，一面扶住，代他拂拭泥土，整理衣服，一面哭勸，也聽不出說些什麼，老婦先將手中抱的東西，連同那口剛碎的鐵鍋，交與農婦，反到面現笑

容，走了過去，抱着兩個幼童親熱，從懷中掏出兩大塊食物，分與大家，農人夫婦，便勸老婦同吃，老婦忽然大怒，朝少年喝罵，聽那意思，似說方才業已吃飽，此是家中儘有的食糧，我並不餓，如何糟塌，隨又轉身，拉農婦的手說笑，似甚親熱，又將兩個周身水泥的幼童，摟在懷中，親了又親，這時，雨已不下，祇是風狂水急，大量洪流，漫山遍野而來，激得那些坡陀之間，到處水花騰湧，聲如雷吼，天空中的風，依舊猛烈，不時還有雷鳴之聲，彷彿還有大雨，快要降下，光景十分慘厲險惡，李善由和尙口中，問知那農夫，名叫陳玉，人最勤儉耐勞，本是逃荒的難民，先祇一母，後在當地，種了些灘田，母子二人，由討飯變成種地，不消兩年，便成了家，又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家五口，沒有一個閒人，每年收成，比誰都多，夫妻母子，都肯幫人出力，家庭也極和美，想是不捨今年新蓋的土房，和新種的第二次莊稼，沒有離開，總算地勢較高，莊稼雖被水沖去，人還保住，以他全家那樣勤儉，也許還有吃的，李善早已有一點感動，再見另一處土堆，偏在一旁，也是四面被水隔斷，景象却又不同，爲了土坡較大，住了三家，留下的人，共是幾個婦女，內中兩家土房，均已坍塌，祇有一家，保全一間半矮房，風從西北而來，被前面兩家擋住，才得保全，內中一個中年農婦，和一十六七歲的農女，已在升火燒飯，那兩家破屋主人，共是兩老一少，先在搶拾地上的破舊衣物，用

具，經過那樣狂風暴雨，本就亂七八糟，洒了一地，這老少三人，先爲一塊木板，兩件舊衣，爭奪口角，做飯那家，望着他們好笑，也不勸解，不知說了兩句什麼不中聽的話，先吵嘴的三人，似見自己周身泥污，房物蕩然，對方房子，沒有倒光，母女二人，又換了一身乾的舊衣，神氣驕傲，還說冷話，全都憤怒，各自停了爭吵，轉向對方喝問，由互相對罵，變爲動起手來，在狂風雨中，扭成一團，引得廟中避雨的土人，紛紛議論，內一人說，這三家婦女，冤家一樣，男的平日，說上許多好聽的話，你看水災一到，三弟兄連娘帶老婆，一個不管，丟下就跑，方才有人做好事，還想領頭打飛食，不是那兩位老爺心明眼亮，差一點害得大家都沒吃的，如今大雨才止，他這三家婆娘，便動起手來，真個現世，我早想好，今日不比往日，他三弟兄再要和那年放賑一樣行爲，我們不打他個半死才怪，李善見那人身材短小，一身紫黑皮膚，筋骨十分堅強，語聲太高，西廊又有三人擠出，似朝那人理論，剛喝得一聲，楊老，你說誰呢，殿外立着兩個手持長棍的和尙，立時搶前怒喝，你們要吵，到外面去，誰也不許再進廟來，那三人都是橫眉豎目，正要爭論，忽聽衆人，齊呼不好，抬頭一看，對面那家老婦，已縱身入水，隨流而去，原來那老婦，見雨住之後，所有房舍衣物，以及多年辛苦積蓄的用具，被這一場風雨送個乾淨，最痛心是因見年景甚好，以前土房太小，把夏天打來的糧食賣掉，

重新蓋了幾間土房，又買了幾隻肥豬，剛安排定當。兒子夫妻也有了住處，不像以前全家擠在一間豬圈似的土屋之內，正在高興，誇媳婦能幹，孫子乖，全家都能出力，以後日子便可過得好點，不致家無存糧，種田之外，兒子不另賣苦力，便沒有吃的，不料一場大風雷雨，把好幾年的心血，衝個乾淨，想起以後日子難過，當初便爲水災，逃荒來此，剛喘一口氣，無端遭此慘禍，本就萬分悲憤，雨住之後，去往破屋一看，好些應用衣物，是心愛的，多被狂風括走，越發觸目傷心，覺着自己年已七旬，苦已受够，照此災荒，必累兒孫媳婦，更加受罪，又悔不該蓋這三間土房，以致把存糧用掉，祇說秋糧可以接上，照這年景，便賣青（農民爲了青黃不接，急於用錢，每將未成熟的糧食，折價賣與左近大戶，名爲賣青，吃虧甚多，地主仗此重利剝削，往往致富）與人，吃上一半的虧也能度日，省得小夫妻，和兩個孫子，常年受罪，冬冷夏熱，多吃一年苦頭，如今弄個精光，怎對他們得起，又想去掉一人，他們便可多活了一兩天，因此萌了死志，由天明起，餓了大半日，剛由破屋把隔夜製好準備天明，全家吃完做事的麥餅取出，分與兒孫媳婦，連末了一口餅都捨不得吃，看着四人吃完，餓着肚皮，借着分拾被風吹落的東西，乘人不見，冷不防投水自殺，陳玉夫婦知道乃母勤儉剛直，專喜做事，勸必不聽，反而生氣，又見乃母有說有笑，均未留意，等到警覺，洪流洶湧，人已被浪頭打出

老遠，陳玉哭喊得一聲娘啊，便不顧命往水中竄去，李善看出那名叫陳玉的少年農夫，並不會水，到了水中，便不由自主，轉眼之間，已是兩次遇險，手忙腳亂，快要淹沒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那老婦已衝出里許來路，一路掙扎起落，便是無踪，料已沉底，陳玉也在萬分危急之中，不由激動義氣，同時聽到一聲馬嘶，是在廟前，既想救人，又恐廟中沒有存馬之處，噫了一聲，便飛身朝外縱去，情急之下，院中積水又深，仗着一身輕功，早看出水中還有兩列殘破的石樁斷柱，伸出水上，那快要漫過殿台的積水，大雨一止，正和潮水一般由各處小路上湧來，齊朝山門外面流去，開頭一縱，便是兩丈來遠，落在斷柱樁上，緊跟着蜻蜓點水，祇兩個起落，便到廟門之外，頭一個遇見二娃，方說，那兩匹馬，不知何故，想要掙斷馬繮溜走，現在廟旁一間堆草屋內，相公快看看去，廟中原有兩個避雨的土人，剛一近前，便被踢倒，但未傷人，香伙制他不住，再給草料，也不肯吃，李善聞言大驚，忙同趕去，兩馬看見主人，同聲驕嘶，昂頭搖尾，歡嘯不已，李善不知何意，急於救人，見那強要掙脫的，祇是自己所騎的白馬，另一匹辛良所騎，雖也同聲嘶鳴，並未掙那馬繮，忙將自己所騎的一匹解下，鞍轡均在偏院，也不顧往取，對另一馬說，你乖乖的守在這裏，我騎他往救一人，去去就來，一面吩咐二娃，暫代看守，等自己回來再說，仗着馬上功夫極好，以前常騎無鞍馬，馬又靈慧解

意，翻身上去，便踏着由上而下的山洪，亂流而下，這時山下地勢較高，水勢最淺處，也有六七尺深。相隔水面，還有丈許，目光到處，瞥見相隔不遠，便是一片村鎮，一條木船，停在一株斷林底下，船上和路旁高地，堆了許多糧袋，十六七個壯漢，正在搬運，各用樹枝扁担，將糧袋綁在當中，用手舉起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踏着濁流，前喚後應，運將過來，船頭上立着二人，正是辛良，鐵漢不知何往，山坡上另有幾個土人，等候接應，李善少年英俊，身佩寶劍，又騎着那好一匹白馬，分外顯得英雄氣概，這般土人均知廟中來了兩位貴客，正往集上買米放賑，由不得生出敬佩之意，再見縱躍如飛，馬又騎得那好，越發心生敬畏，方才兩廊爭吵的幾個，先被嚇住，全都退了回去，山口接應的幾個，一見馬到，紛紛避開，同喊下面水勢利害，大老爺去不得，李善笑說無妨，我去救人，剛剛縱馬入水，便聽土人議論說：「今天的這幾匹馬，真個奇怪，都不怕水，李善也未留意，一拍馬頸，朝前馳去，當地本來有路，前段的水，還沒淹過馬背，又因四面亂流，比起橫渡黃河，反更難走，馬又聰明，不試腳底深淺虛實，不肯冒失前進，前面又有一列土崖，相隔水面，還有六七尺，上面種着不少高粱，將目光擋住，前面陳家農人，反看不見，祇聽身後廟中，衆聲喧嘩，先疑土人和尙爭吵，盤坐在馬背上，靜心一聽，全是驚奇誇好之聲，好似在說馬好，祇當是說自己，也未理會，看出那

馬行動吃力，本是昂首驕嘶，雖然力不從心，前進之心頗勇，走過一段，漸漸看出那一帶高低深淺不一，如非那馬深通水性，兩次踏空，幾乎出險，不敢勉強，祇得聽之，心想：這等慢法，那母子二人，已不知飄往何方？心念才動，忽聽遠遠三聲馬嘶，坐下的馬，立時驕鳴相應，方想另一匹馬，尚在廟中，這樣大水，怎會前面還有馬到？猛瞥見一具浮尸，隨波逐流而來，正由前面淌過，被崖角一擋，改朝馬前飄來。先當所救的人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一個穿着華麗的老人，死已多時，同時，馬也繞過崖口，眼界一寬，祇見波濤滾滾，惡浪奔騰，除那遠近十來處土堆饅頭，樹葉也似，浮在水上，尙未連頂淹沒，那裏看得見一點陸地影子，天色又是那變陰森昏暗，空中佈滿愁雲慘霧，隨同狂風吹動，狂潮一般，飛舞起伏，暗沉沉的，天和水彷彿就要合成一起，將大地上所有生物，全數吞去光景，爲了光景太暗，水霧迷茫，稍有一點，便看不真切，這一臨近，才知這場水災之慘，原來當日先是上流決口，黃河重關舊道，來勢已是猛惡，偏又加上流段山洪暴發，跟着狂風暴雨，三面夾攻，滔天惡浪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，風馳電掣而來，遠近居民，剛接到警號，立時發現遠處水光，有那知道利害，拚捨財物逃得最快的，雖然衣物皆無，照樣被困在高地屋頂，和大樹之上等死；到底還能多活兩天，有那不捨財物衣糧，逃得稍慢一點的，剛瞥見水頭白影，那一兩丈高的浪頭，已排山倒海，

狂湧而來，休說是人，便是多快的馬，也休想逃避得開，水到之處，不論房舍人畜，各種物事，照例一掃而光，田中種的莊稼，更不必說，差一點的樹木也被連根拔起，連稍小一點的土堆，也被沖塌，被水消溶，雪崩也似，化爲大股濁流，隨同急馳而去，初接警報，遠近四野，都是鏗……連串急鑼之聲，跟着兒啼女號，到處都是哭喊之聲，人到此時，已不似人，遠望過去，四野悲號急喊聲中，人和剛掘開的蟻垤蜂窩一般，蠕蠕亂竄，你南我北，此東彼西，情急心慌，走頭無路，不知何處躲避才好，有的驚慌太甚，近處原有高地屋脊，可以暫避，偏是捨近求遠，跟着衆人哭喊亂竄，拚命爭先搶進，有的業已尋到好的地勢，剛剛坐下，不知爲了何事，五心不定，又跑下來，或是這山望着那山高，想尋更好所在，不料洪水來勢，其急如電，稍緩須臾，已湧到身前，差得一步全被捲去，就這片刻之間，方才鑼聲警號，先是由近而遠，忽然全住，那水便蔓延開來，結果少壯的爲了心太慌亂，顧忌太多，並未逃出多少，老弱婦女，更不必說，這些人和牲畜，先是隨同驚呼慘，被水吞去，聲影俱無，至多在水面上冒他兩冒，便是消失；不多一會，下流數十里外，便有浮尸浮起，那未落水的人，便蹲伏在屋頂樹枝之上，向天哀號，能否遇救，希望却是極少，有那困守土山高地之上的人數較多，再有幾個，帶着點吃的，能够苟延兩日殘生，算是運氣，這水由相隔好幾百里的上流發難，



不消半日，千餘里方圓，均成澤國，而這一次的水災，又是多少年來，所未有的險惡，死的人畜，不計其數，這時水面上到處都是浮尸，和各種淹死的牛馬家畜，偶然還有各種野獸，隨波逐流而來，有的衣服均已被水衝碎，祇剩上一些破布條，亂掛身上，有的二人併在一起，身子都是浮腫發漲，面容慘厲，其式不一，相繼隨波逐流而來，往下流飄去，慘不忍觀，李善天性義俠，方自悲憤，暗罵當政無人，官府昏庸，真該萬死，國家每年爲了治水，耗費億萬金錢，和千萬人民血汗，結果還是敷衍了事，聽其自然，自便宜那些幹河工的貪官污吏，窮奢極慾，交結權貴，爲他升官發財之計，僥倖將這每年兩次，最利害的黃汛，勉強渡過，便以勤勞自居，算是經濟名臣，非但自己要功要賞，連同手下從官爪牙，甚至奴僕下人，也是雞犬皆仙，跟着騙點功名，等到食囊已飽，知道這幾千年來的大害，無力克服，又在任上，看了幾年，料知早晚必有大禍，於是營謀內調，或是外移美缺，去之惟恐不及，他這裏剛得到一點經驗，錢也撈飽，便知難而退，却把數千萬人的生命財產，置之不問，後任根本比他還要外行，祇有升官發財，心思一樣，那還管得什麼生命死活，到任先是學他的樣，結交權貴，應酬過客，利益均沾，大小不一，真正應辦的事，全靠手下的人，再不讀了幾句死書，聽了一些陳言，便自命奇才，胆大妄爲，運氣好而又精靈的，勉強渡過一兩年，受了幾次虛驚，由一些積

有多年經驗的老員工口中，訪問出一點虛實利害，不敢戀棧，跟着又飽載食囊而去，祇顧名利雙收，不勞而獲，作孽與否，那在心上，有那貪心太重，昏庸無知，看不起這些位卑言輕的老員工，專一作威作福，不肯虛心求教，甚而好名喜功，胆大妄為，或是機緣不巧，黃水暴發，闖出滔天大禍，本人雖是身敗名裂，難逃國法，但這幾千萬人的生命財產，仍是被他斷送，假使由河督起，到沿河官吏，各有天良，人再虛心，能幹一點，在治本大計，未定以前，在自己所管境內，分段而治，或防或疏，大家都將本境保住，平日互相商討，考查利弊，先把標治好，由分而合，連為一體，假使水災先可免掉，在集思廣益之下，便於治本大計上，也有極大用處，豈不是好，自來水土之利，本不可分，這水原是有利之物，偏成了幾千年的大害，豈非痛心而又可笑，我既立志領頭，想為人民救災防害，不管事情多麼險難勞苦，便把性命送掉，也要做個樣兒出來，與他們看看，念頭一動，雄心越壯，見那人畜浮尸，越來越多，此是無法之事，救死不如救生，救亡不如救存，方才落水兩母子，料已被水衝去，不能再救，那馬又在昂首順風，向前驕嘶，彷彿有什原因，同時瞥見當地土人，已有一二十個，各持鈎竿，用門板木盆之類，戰兢兢沿着兩處崖坡，撐將過來，到了右側高坡之上，把所乘門板木盆拖上，蹲在水邊，似想鈎那水裏飄來的東西，和死人身上衣服財物，最慘的是，不問男女

長幼，祇要身上，還有兩件衣服，隔得稍近，便用長竿鉤拖上坡去，上下剝個精光，再用長竿一挑，挑入水內，任其飄流而去，實在看着難過，又無法勸止他們，正要勒馬回轉，忽聽對面坡上，婦孺號哭求救之聲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陳玉之妻，不知怎會發現他的丈夫，橫臥在相隔當地四五丈，一座無人的大坎堆上，不知死活，先是情急，想由水中渡過，無奈水力太大，剛一入水，便被浪頭打倒，不是逃回得快，幾乎淹死，二子又在坡上，跳脚哭喊，趕將下去，兩面不得兼顧，急得嘶聲哀號，我丈夫被人救下，還沒有死，求這位騎馬的大老爺，救他一救，他要一死，我母子三人，也不想活了，李善本是想救陳玉而來，朝斜對面一看，陳玉似已醒轉，正在吐水，立不起來，身上似還有傷，忙卽高呼，你母子不要傷心，我代你救來就是，話未說完，忽聽左側面，高呼李相公請快回去，此是我好朋友陳玉，方才渡河上岸，便爲尋他，請先回去，還有好些事，要與辛大爺商量呢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蠻牛，游水而來，便把馬勒住，蠻牛晃眼趕到，隨身還拖來一條木板，將陳玉抱來，扶坐上去，然後送入水中，推往對面土坡，夫妻相見，抱頭痛哭，人仍不能走動，蠻牛一面揮手急喊，催請速回，見李善立馬未走，匆匆和陳玉夫婦，說了幾句，便一個猛子，竄入水內，游了回來，見面低聲說道，相公快回，辛大爺命我轉告，孫浦二位俠女，均在左近，看孫俠女意思，恐怕還要到廟裏來，他孤身一

人，不比浦俠女，機緣湊巧，還有住處，請相公快回等候，李善聞言，想起方才，馬嘶之聲，來自前面，心中一動，因見蠻牛，人比馬快，便令先回，蠻牛笑說，今天的水，真個奇怪，居然也有幾處村莊，沒被水淹，早晚恐仍難保，內中一處，便是相公對頭，辛大爺說，此時最好不要露面，對頭雖想不到相公騎馬渡河，來到此地，總是小心好些，今日買了許多糧食，事情實是太巧，非但可救不少的人，以後還可想法，這都是二位相公義氣，與孫俠女的好心，我正要去，相助運糧，這些土人，善惡不等，方才被我打倒的兩個，均是這裏地痞，專做壞事，我和陳玉，結拜兄弟，便爲他三弟兄，欺人太甚：打抱不平而起，我剛說要尋幾個有力氣的，去運糧食，爲廟中土人防荒，他便出頭要包辦，說這裏不論官私，有人放賑，均非他三弟兄，出頭不可，否則，誰也不想得一粒去，張老二前欺陳玉，已吃過我的苦頭，彼時老三沒有在家，以爲他會一點拳棒，又和衙門裏班頭相識，廟中都是窮人，祇要領頭說捨，必定同聲附和，將我嚇倒，搶去糧食，再打我一頓報仇，不料本地人，都吃過他家苦頭，又聽和尚說：相公是官老爺，後面還有好些鏢師官差，坐船趕到，先就胆小，我氣那三個地痞不過，也沒和他多說，先把老三老大，兩拳打倒，然後當衆講理，和尚又在旁邊助威，說這樣官老爺，救命菩薩一樣，人家好心好意，見你們可憐，命隨來鏢師，冒着大風大雨，去爲你們辦糧辦

賑，誰敢無理，簡直作死，非聽人家分配不可，衆人本來未動，祇有幾個壞人，附和地痞說狠話，想找便宜，全被嚇退回去，我才挑了二三十個小夥子，往運糧食，船並未翻，祇被亂石土堆攔住，無法過來，詳情少時聽辛大爺說吧，說時，李善業已回馬，走入來路崖溝以內，蠻牛說完，剛捨前游去，忽聽崖外，喧嘩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乃是兩隻小船，一前一後，每船都是空載，祇兩三人，立在船上，後面一人，手持雙槳，凌波順流而來，其急如箭，晃眼便是馳過，前船不曾看清，第二隻船上，有兩個矮子，背向崖口，一坐一立，正在指點水面說笑，方覺着背影有點面熟，立的一個，忽然轉身前看，側面望去，正是昨夜，龍王廟店中，所遇矮賊之一，崖溝與二船去路斜對，看得畢真，對方船馳正急，由崖口外，一瞥而過，始終不曾回顧，似未發現自己，猛想起昨夜異人所說，楊柳窪賊黨利害，此去途中相遇，須要小心之言，看情勢，此地必與賊巢，臨近無疑，心中一驚，一面尋思，人已回到廟前小山之下，上面正有好些糧袋運到，土人已將飯鍋蘆篷支起，生火燒水，馬剛走到半山，土人已全迎出，哭喊歡呼，跪了一地，李善不願見人跪拜，心中不安，剛要跳下，二娃忽由上面趕下，將馬拉住，悄聲說道，千萬不可理睬他們，辛大爺方才還會來過，說孫俠女，曾經見面，商量了一件大事，上來不可先理他們，等他回來，見面再說，李善知那姓孫的蒙面女俠，雖在暗中相助，從不

肯與自己對面，所說不知何事，料知重大，又見那些土人，吵得太凶，急切間，也不知說什話好，方想稍爲安慰兩句，二娃已轉身大喊道，你們躲開，少時自會有人告訴你們，我主人說過，不論有多爲難，定必盡力而爲，先拿自己的錢，多備食糧，另外還要想法，使你們能够度日，這樣亂吵，吃完拉倒，我們就不管了，衆土人對於李辛諸人，又感激，又敬畏，本聽和尙吩咐，守在原處，等前後蓆篷搭好，水已退淨，再將廟中廢料土磚，分別取來，將地墊高，鋪上蘆蓆，一面分人，收拾柴草，並撈水裏漂來的樹木，以防當地荒涼偏僻，災區太廣，官府就有賑濟，未必能有那樣好心，趕來救人，不作日久打算，就算多少發點賑糧，能够尋來，人已餓死，何況這類官家的事，照例杯水車薪，有名無實，分到災民手中，如是米麥之類，連數都數得清，此時須靠自己，等到萬分無法，再燒那十幾株大樹，此時祇可斬些樹枝鋪地，以防還有大雨降下，遍地皆水，無法棲身，和尙雖然勢利，人却精明強幹，頗有見識，設想也極周到，衆人見他，也肯幫忙，除後殿不能去外，全都出力，均頗感幸，喜出望外，那幾個地痞土棍，平日強橫霸道，專一損人利己，欺壓善良，不料碰了釘子，兩次當衆丟臉，大的一個，原是破落戶出身，先在家鄉，當小訟棍，弟兄三人，一文兩武，無所不爲，爲了作惡犯法，輾轉逃到當地，才一兩年，無法謀生，先在人家教書，騙了三四十畝灘田，便由老二領

頭，巧用附近土人，代爲耕種，當地人民忠厚，先見他家老少十來口，自稱逃難來此，窮苦可憐，大的又是教書先生，敢和催糧的官差說笑來往，結爲弟兄，說話又甜，都在空時，助他耕種，三弟兄先說，自己大家出身，不會種田，請諸位幫忙，遇當官的事，由我三人出頭，土人因這一帶河灘，均是荒地，向無官糧，雖有幾處好地方，被當地土豪佔去，人民生活太苦，田租也不甚多，祇要勤苦耐勞，不先欠青，仍可勉強度日，祇官差常來敲詐，應酬不到，便加威嚇，說要稟官充公，全都害怕，難得有這三個出頭人，免去許多驚嚇剝削，出點人力，也所心願，便商量好了輪流爲他耕作，居然有大半年：官差不會上門，喜歡得那些土人，把他當成了當地聖人，那知對方，陰險狡詐，早和官差，勾通一氣，先放一步，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忽然來了好幾個官差，還帶着各種刑具，其勢洶洶，說此乃公地，充公之外，還要補繳歷年欠糧，嚇得家家雞飛狗跳，兒啼女號，偏又尋這三人不見，等到午後，衆土人由提心吊胆，激動悲憤，快要與官差拚命，老大老二，方始起來，假裝好人，代爲分解，當然無錢不行，衆人先當他是好人，平日無話不說，誰家有點積蓄，他都知道，被這三個惡棍，撈去十之八九：有那平日，過得好一點的，連糧種都被搜光，就這樣，各人均以爲那田，從此便是自己所有，非但不恨，反到感激，後見這三弟兄，日常大酒肥肉，衣物也比衆人講究，平日專管閒事，

爲人作中，又無正業，有幾個明白一點的，漸生疑心，再見另外幾家，大戶土豪，所佔同是灘田，差人並未登門，暗中細一打聽，才知上了大當，心雖恨毒，無奈這三弟兄，有文有武，從第二年起，便作威作福，爲他自費力氣，還說種得不好，稍有不合，就要稟官自首，將田交公，說完不出三日，必有官差，前來擾鬧，老實點的，忍氣吞聲，不敢反抗，壞人便與勾結一黨，所種的田不多，享受最好，連那兩家土豪，都忌他三分，平日威風已慣，老三以前，是個武秀才，自稱無敵，剛一出手，便被蠻牛，打了個仰面朝天，和尚比他，見過世面，知其祇可欺壓土人，無能爲力，再一說了幾句，本就一肚皮的氣，跟着三房妯娌，在對面山坡上，打了一個不可開交，乃母爲幫二媳婦，也挨了幾拳，平日自稱孝母，當衆出醜，再被那兩個，平日恨他冤家，看出他三人，祇是一張嘴，遇到天災，照樣擠在兩廊人堆裏面，一進大殿，便被和尚趕出，想起前月，想要敲詐和尚，上來說得天花亂墜，彷彿手到拿來，那知到廟中，去了一趟，便無下文，後聽小和尚說，老和尚會做詩，與省城大官，都是詩友，當地縣官，尊如上賓，剛一開口，便被嚇退，衆人因老和尚難得下山，還不相信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毫不買帳，越發看輕，又嘲笑了幾句，張氏弟兄，背後商量，越想越恨，覺着天上掉下來的肥肉，不吃到嘴，已是冤枉，還要被人看輕，以後水退，如何立足，老大始終不信這兩少年，是官老爺，



想要試他一試，暗中勾結同黨，告以陰謀，說來人中，有一個大財主，許下極大心願，救濟窮苦，祇要向其哀求，非但目前，免却饑寒，還可發點小財，此人心腸最軟，必須訴苦哀求，才能打動，別的不說，人家散財，救了我們，如何見面一個謝字都無，最好等他回來，跪在馬前，痛苦哀哭，包有好處，這不比吵鬧，莫非向人叩頭，也要見怪，不可聽和尚的話，錯過發財機會，當時全被說動，那幾個壞人，再故意夾在眾人中間，將路口攔住，一面領頭哭喊，表面哀求，實則依仗人多勢衆，借此威嚇，試驗對方能力和心計老嫩，要是忠厚老實，心慈而軟的富人，或是初出遠門的執袴子弟，立照方才心意，發動惡念，將其包圍恐嚇，自己這三弟兄，再裝好人，將所有錢財糧食，包攬過來，以便吞沒，從中取利，如其真有來歷，或是精明強幹的義俠之士，大家向他跪拜哭求，至多討厭，也不至於生出反感，彼時衆人正奉和尚之命，分往廟後，搭篷鋪草，業已離開殿廊，三地痞又做得暗，事前無人得知，剛將衆人說動，一聽那位貴客，業已騎馬回轉，一聲招呼，全都趕往山口，把路攔住，跪在泥水之中，哭喊起來，那些壞人，雜在人叢中呼嘯助威，人雖祇有三四百左右，突出不意，聲勢也頗驚人：老和尚正在算計，如何應付眼前局勢，忽聽前面，哭喊喧嘩，與那年糧官放賑不公，激發人民暴動，光景相似，知道當地，有幾個著名的土棍，以張氏三弟兄，爲最利害，又被自己，說了

幾句，難免懷恨，想要報復，不禁大驚，忙率手下十多個僧徒，暗帶兵器，趕將出去，打算相機行事，真要不妙，便將那幾個爲首土棍，打倒再說，一面暗囑僧徒，不見東偏院那兩位施主，受惡徒聚衆要挾，吃虧受氣，或是得到我的暗號，便是受氣吃虧，也萬不可輕易動手，邊說邊往外跑，還未走到山門，望見前面，密跪了大片，將上山路口擋住，李善和同來村童，正由半山上，騎馬走來，同時，看出那七八個土棍，有的帶着隨身刀棍鈎竿，有的便將身邊暗藏的牛耳尖刀，偷偷拔出，吵得也最凶，看那意思，頂好激怒對方，稍一不合，便由預先埋伏的同黨，上前生事，以便敲詐挾制，用心陰毒，李善此時，已是左右爲難，詞色一軟，固要受欺受制，聽憑惡人挾制侵吞，稍一強硬，必要發生事變，中爲惡人陰謀毒計，不禁把多年未發的怒火，激動出來，一聲暗號，正要剛柔並用，雙管齊下，仗着自己也有二三十個僧徒，都是精強力壯，有的還會一點武功，冷不防掩上前去，趁衆土棍，祇將衆人驅來，陰謀未發以前，將這爲首幾個惡人，由人叢中，拉將起來，去向一旁，一面警告李善，令其暫停，一面向衆揭破奸謀毒計，不令上當，並爲地方上，除此大害，剛一發腳，猛瞥見一匹白馬，上坐一人，突由下面縱起，凌空飛來，正落在山門之外，衆人驚呼奔避中，同時又是一條人影，箭一般由下縱上，落在照牆斷堦之上，轉身便向衆人發話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李辛二人，相繼縱落，李

善微笑，把頭一點，便往旁邊馬房走去，二娃也從人叢中擠了過來，忙令僧徒回轉，立定一聽，原來李善，正往上走，瞥見上面土人，跪了一地，同聲哭喊哀求，那兩丈來寬的路口，已被人跪滿，路全堵住，二娃大聲疾呼，你們快些躲開，讓馬過去，不料那在前面擋路的，多半壞人，聞言，祇裝不聽，反在暗中，囑咐身旁身後的人，越哭得可憐，對方才肯發出善心，非他開口，不可放過，這時，馬離上面崖口，祇兩丈多遠，恰是一片平的石崖，李善見二娃，連呼不應，馬性太烈，恐其強行衝過，剛把馬勒住，想要開口，忽聽身後，大喝且慢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辛良，走到中途，望見李善，騎馬回轉，重又趕來，近前匆匆說道，這些土人，必是受了惡人蠱惑，聚衆要挾，二弟不知人情奸詐，和惡人的用意，稍爲退讓，必要受欺，顯得我們無用，如與好說，必不肯散，反易惹出事來，最好不要理他，好在我們的馬，能够縱高跳遠，上下三四丈，一躍即過，你千萬不要開口，故意冷笑一聲，逕往他們頭上越過便了，李善還恐將人誤傷，方一遲疑，辛良暗查前排數人，假裝哭喊，都是乾號，見李善停馬不進，好似爲難，俱有得意之容，想起阻人爲善，全是這類土棍惡人，不禁大怒，知這兩匹馬，曾經異人訓練，善通人語，便朝馬耳低聲說道，這些人將路攔住，不能過去，你可由他們頭上縱過，但是內中，十九都是忠厚老實的苦人，惡人不多，此時分辨不情善惡，千萬留神，

不可傷他，那馬最是猛烈性靈，見前面的路，被許多人擋住，哭喊喧嘩，吵成一片，心早不耐，不是李善，將馬勒住，早已縱躍過去，本就兩耳直豎，目光注定前面，四蹄抓地，馬腿微曲，鬃毛倒豎，蓄勢相待，辛良一路行來，和李善途中換過兩次馬，識得馬性，兩馬動作，也差不多，看出馬已發威，相隔又近，照着馬力，再高遠一倍，也能縱上，說到末句，見李善已照自己所說，裝出不快之容，忙喝，二弟留意，馬要縱了，同時，拿着李善的手，一拎馬韁，跟手朝馬股上，又是輕輕一掌，李善原本手疾眼快，也看出馬在發威，耳聽辛良，又是這等說法，料知箭在弦上，非發不可，猛想起和尚前後之言：果然料着幾分，心念一動，雙方恰是不約而同，辛良左手才動，右手還未拍向馬股，李善也正下手，將馬韁一抖，那馬立時一聲低嘶，前腿一抬，後腿一登，立時四蹄騰空，一齊灣轉，凌空而起，斜着身子，連馬帶人，往上竄去，一躍三四丈高遠，由嶺人頭上飛過，李善因聽兩耳風聲，馬起得急，惟恐萬一踢傷了人，將馬韁，朝前一拎，又多竄出丈許遠近，連那照牆舊基，也被越過，且喜未傷一人，迎面看見老和尚，帶了好些僧徒，由內趕出，微笑把頭一點，先往馬房中走去，給了一兩銀子與香伙，令其好好照看，剛一回到山門，便見二娃趕過，請其回房，各自入內不提，辛良等馬縱起之後，見上面衆人，還在驚呼嘩嘩，當馬過時，並有兩人，用手中木棍，回手想刺馬腹，

沒有刺中，越發憤怒，立用一個黃鵠冲霄的身法，看准上面落腳之處，箭一般，跟踪縱將上來，落在方才被風吹倒，還剩小半截殘缺不全的牆基高處，輕輕落下，把手一揮，高聲喝道，諸位苦朋友，暫時請不要開口，聽我一言，衆人先雖受人利用，起了貪心，畢竟人類總有天良，尤其當此患難生死之際，忽然救星天降，來了幾個，素不相識的外方人，雪中送炭，出了許多錢財，冒着大風雷雨，不顧性命危險，搶買糧食回來，連那素來勢利的廟中和尚，均被感動，一同出力，這樣好人，那裏還有，由不得都有幾分感激之念，那些少數的土棍惡人，不知心機自用，就是無事生風，出點花樣，這般土人，也決不會隨他動手欺人，不過人都貪心，誤信地痞惡人之言，想要多得好處，暫受愚弄而已，及聽二娃，大聲呼喝讓路，來人勒馬不能上來，當時已想讓開，有幾個眼亮一點的，看出前面幾個壞人，霸住路口不退，所說的話，含有惡意，直把來人，當着對頭，手中並還持有方才做事，業已放落的刀棍，心想，人家一番好心，有話好說，開口求人的事，如何不放他過去，對方幾個路過的客人，就都有錢，身邊也不會帶有許多，這樣大水，爲何要說糧食不要，每人先發十兩銀子，要做好事，便做澈底，否則早晚仍是餓死，不如現在送終，等不近情理的話，不放人家過去，越想越不對，不由生了疑心，正在互尋親友低語，事情不對，莫要上人的當，衆地痞祇看出對方，果是老實無用，一

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祇由同來村童，急喊讓路，別無主意，不知對方，既非放賑官吏，又非土豪大富，冒着奇險，作此義舉，無形中已得了人心，並非這般苦人平日怨恨的一類人物，自己又做得太過了火，無緣無故，先將本相露出，所說不是惡言，便是無賴，這般土人，雖然忠厚，容易受欺，心意却極公道，暗中已在搖動，剛想由爲首諸人，衝將下去，將其包圍，非逼得他，束手受制不可，剛由張三，暗告同黨，互相傳知，打着如意算盤，忽然一股急風，連人帶馬，已似一片白雲，由頭上飄過，衆人驟出意外，紛紛驚避，多被嚇倒，跟着，辛良再飛身縱上，才知這幾個善人，文武雙全，每個均有一身驚人本領，那裏還敢再吵，經此一來，連衆地痞，也被鎮住，張三用棍刺馬時，瞥見辛良，朝他冷笑，越發胆寒，還想移禍與人，將棍塞在身旁一個老實土人手中，左手牛耳尖刀，也悄悄藏起，伏在人叢之中，辛良是個老江湖，什麼陣仗和壞人，都見過不少，祇裝不見，料知內中地痞，不止一人，冷笑一聲，見衆人停了喧嘩，人跪泥水之中，忙轉笑臉說道，我們知道諸位苦朋友，十九好人，快請起來，聽我說話，說罷，等衆起立，從容說道，我弟兄路過此地，遇見水災，恰巧途中，結了幾個同伴，彼此投機，先並不知水災如此利害，風雨將起以前，因聽同伴高大哥說，我們當中，又有一人，帶了一點金銀，惟恐洪水，來得太快，山上雖可避水，沒有吃的，如何度日，因此我們冒着危

險，由大風雨中，去買糧食，總算大家命不該絕，機緣湊巧，中途救了幾人，內一老者，恰代人收買了許多糧食，本往別處販賣，還未運走，便爲洪水衝倒，快要淹死，被我們一位女同伴救起，無以爲報，發了善心，因他代人做事，不是自己所有，照樣按時價全數買下，錢還不曾付完，暫時欠賬，仍由我們水退之後，自行籌還，此糧足夠五六百人，三月之用，雖是專爲大家苦朋友度日救命，我們決不拿走一粒，更不想由諸位身上，得一絲酬報，但是我們，還有兩位主人，這三五日內，人心不定，水勢也看不出，任憑諸位吃飽，過去數日，祇等這兩位爲首主人，想好將來爲諸位苦朋友的打算，便須照他所說行事，否則，這糧還有許多，均不在此，非我們自取不能到手，至多吃上半個月，諸位不能助人自救，我們便不管了，還有我們好心相助，並無惡意，方才諸位無故將我主人馬頭攔住，不放過來，聚衆哭鬧，是何原故，我也明知內有壞人作怪，要挾取利，諸位一時受愚，此是人太忠厚之故，我們決不爲此難過，但這類損人而不利己的事，以後萬來不得，那幾個壞人，諸位本鄉本土，想必知道，也不必舉發出來，我們對他，仍和別位一樣，祇不再生惡念，便可無事，叫他自己，憑着良心，仔細想想，如能痛改前非，休說諸位，本來相識，便我們也決不再究已往，好在我弟兄，都不是受欺的人，方才我們主人的本領，諸位想已看出幾分，我雖比他，差得太多，要憑方才蠱惑大

家，以怨報德，用陰謀害人害己的那幾個，再加幾十倍人數，也休討得便宜，如不信服，祇管請他過來，試上一試，衆人聞言，越發敬畏，自知上了壞人的當，都有愧悔之意，有幾個嘴快想討好的，也被辛良止住，正說患難之中，我們都和親弟兄一樣，彼此痛癢相關，應該互相扶助，不應再有嫌怨，說過拉倒，能够改過，我們便當他好人，方才我說了幾句大話，已是不該，無須再提，等我們商量定當，再和諸位從長計議吧，衆人方在同聲謝諾，歡聲雷動，忽聽有人冷笑道，就這兩句話，還像是個人說的，辛良先當衆土人，互相議論，說的不是自己，後來想起，口音不對，像是西北諸省的人，但又耳生，想起方才蒙面女俠孫洵所說，知道強敵所居，相隔不遠，心中一動，忙卽留心查看，見那許多土人，裝束不一，衣服也有長短不同，但都粗衣布服，雖有三四個，穿得整齊一點的，自從升火之後，濕衣多半烤了半乾，有的隨身並還帶有衣服，業已換好，通體水濕的，沒有多少，看去都是滿臉感激之容，看不出有外方人在內，越想那兩句話，越覺可疑，想要探詢，又恐真有高人在旁，不論敵友，均不免被其輕笑，祇得忍住，想了想，故意笑道，我已言盡於此，諸位有何見教，不妨對面一談，如無話說，下面糧食，業已運到半山，後面還有十幾袋，一會便要到齊，本來想放半山破廟之內，照此時的天色，恐還有雨，雖然這裏地勢，比別處高得多，這樣大的洪水，事情難料，萬



一被山上流下來的雨水衝去，豈不可惜，取用一不方便，方才那幾位運糧的雙手舉着糧袋，由水裏游來，人已疲勞，我意諸位仍請各來做事，合力同心，度此難關，再將年輕力壯的，推出五六十人，先將半山上的糧食，運到正殿佛像旁邊堆起，讓方才那二十多位，稍爲休息，一面由我們設法將那空船推離擱淺之處，改造蘆篷，分出兩人守候，作爲以後救人運船之用，此船乃我們同伴孫俠女，向人借來，當此大水，用處甚多，務望守船人和諸位暫時留意，莫被洪水衝走才好，說完暗查衆人，仍是同聲應諾，當時便選出五六十個壯漢，內有一人便是地痞之一張二，衆人並未選他，自告奮勇，辛良雖不知他名字，但早看出他和用棍刺馬的一個，是一黨，見內有兩人，想要開口，知要檢舉，忙卽搖手止住，反令張二和另一動作輕健的土人，領頭搬運，暗令二娃暗中查看，便請衆人散去，始終不曾看出別的異兆，爲了那船關係重要，雖然擱淺，糧食用完，便可設法落水，船已披石角撞破了些，恐蠻牛粗心，用力猛推，將其毀損，忙又匆匆趕去，途中查看，見運糧的人，全肯出力，爭先恐後，抗了兩袋，往上便跑，張二動作尤爲輕快，指揮頗有條理，知其心生愧悔，借此討好，便向他誇獎了幾句，又向衆人道了辛苦，便往山下馳去，剛到山脚，便聽左側蠻牛，高呼辛大爺船開來了，側臉一看，那隻糧船，本是擱淺在相隔里許的暗灘之上，爲了船行太急，彼時風狂浪猛，大雨傾盆下

降，形勢險惡，船上共祇高辛二人，前後努力，冒着狂風暴雨，驚濤駭浪，向前急馳，不料當地是條崖溝，看去雖寬，剛崩落了大片土崖，隱藏水中，二人沒有看出，又見形勢越險，所裝糧食太多，船中又裝了好些雨水，還有里許來路，一見山口快到，用力太猛，一篙猛撐過去，同時又有一浪打來，將船頭湧起好幾尺，浪退之後，船便擱淺，再不能前進，總算路旁不遠，是一斜坡，祇得將糧袋往下搬運，去了小半，仍是無用，恰巧雨勢漸停，方命蠻牛回來喊人，由坡上再往外搬，來時發現船頭，還被尖石撞穿一洞，那一帶地勢較高，雨住之後，水便小了一兩尺，想要將船推浮水上，並非容易，沒想到往返片刻之間，船已將那兩三丈長一段暗灘污泥渡過，並還連餘留的土人，一齊用船裝來，上面還有十來包未運完的糧食，好生驚喜，便不再過去，轉眼之間，船到山脚，衆人一齊跳上，內有兩人，滿面喜容，方要開口，被蠻牛喝止，並說方才的事，祇你九人知道，誰也不許再對人說，一面同了幾個會水的土人，跳下水去，下面墊好兩條跳板，和兩枝長篙，連扛帶拖，把船推拉上來，放在離水兩丈的路旁，七間之內，另在上面將錨釘好，繫上粗繩，辛良見他累得周身水汗交流，頭上直冒熱氣，笑問高大哥，你把這船放得這高，莫非洪水還要大漲麼，蠻牛急道，辛大爺你這樣稱呼，真使人心難受，叫我蠻牛多好，你也不看看天氣，以爲風雨一停，水便能退了麼，我雖看不知那

樣利害，祇天氣不妙，大風一停，必有大雨，却沒想到別的，也是方才聽說，還有好些話要和李相公辛大爺面談，這雨轉眼就來，如非這座小山還高，又是石根，便山上這許多人，能否保全，都是難說，如何能够大意呢，這條船是全山數百人和左近許多災民的命根子，非格外小心不可，我本想將他翻轉，又恐萬一真個水到這裏，回原不易，我們走吧，辛良笑說，你還是將他翻轉的好，否則山上洪水下來，不是沖跑，便是裝滿雨水，豈不討厭，蠻牛忙道，我真蠢牛，祇想了一面，忘記上面下來的雨水，諸位大哥，再辛苦一會吧，一面問了土人，將船底翻轉朝天，一面口中急呼，還不上去，告訴他們，那座破廟，廟牆堅厚，地勢又好，暫時還不妨事，那糧如未運完，分開兩起存放也行，大雨轉眼就到，那些襪袋，已有裂口，一不小心，便要損失，此時性命關頭，糧食比銀子還貴，千萬看住他們，不許糟塌，辛良本想上前相助，見他詞色惶急，覺着風勢已止，抬頭一看，天已成了一片昏黑，光景甚暗，但又不是入夜光景，祇見濕雲籠罩，天低得快，快要接到水面，對面那幾處土坡，已被愁雲暗霧遮避，微聞悲哭之聲，却看不見人的影子，稍一窺望，蠻牛已將船翻倒，立起忽然失驚，口中噫了一聲，急呼辛大爺你還不走，我有一點要緊事，去去就來，說罷抗起兩塊跳板，如飛往山下跑去，辛良方要追問，忽聽西北方雷聲隆隆隱隱傳來，但看不見一綫電光，跟着便聽衆人驚呼，蠻牛人已

跑到山脚，轉面又急呼了一聲快走，便往水中竄去，知其趕往對面接那陳玉全家，祇得同了土人，往山上跑去，到了半山，衆人已將糧袋運上去一大半，本來還想搬運，好似有什警覺，連那剛下來的人也一齊轉身，一路驚呼，往上跑去，張二同了兩人，正在存放餘糧，將存糧的殿房封閉，並用石頭木料，將門堵塞，剛剛事完，轉身要走，一見辛良，便喊老爺還不快走，這樣大雨，和天漏一般，一個不巧，被那大股天水沖將下來，凶多吉少，不死也必受傷，聽說當初這兩座破廟，蓋得本極堅固，便是十年前一場大雨，將他沖壞，小人看出形勢凶險，沒有請示，擅作主意，外面的已催他們全數運了上去，還有小半，仍放原處，以防萬一，如當小人欺心騙人，所說不實，少時雨來，就知道利害了，說時神情甚是惶急，並恐辛良疑他，忙着表白，辛良已覺着一股涼氣，自空下壓，另外幾個土人，已先轉身走去，忙答你說得有理，我也是這樣心思，天氣甚涼，大家都是濕衣，快到上面再說吧，張二聞言，好生高興，笑答諸位恩公大老爺拚性命，忙了這多時，都是爲了我們災民，這算什麼，二人原是邊說邊往上跑，剛剛踏上崖頂，便聽西北方空中轟轟發發之聲，宛如千軍萬馬，呼哨吶喊，凌空奔馳而來，心方一驚，跟着大股冷氣，迎面撲來，又不是風，偏逼得人氣都難透，同時空中異聲，已由遠而近，眼前倏地一暗，宛如深夜，張二冷得周身發抖，一眼望見廟前三座蘆篷，已和尖頂

的傘一樣，搭蓋定當，中心火已生起，四邊高祇三尺，下面用木料土磚所搭的底，却有四尺多高，內裏火光熊熊，坐滿難民，一陣陣的麥飯香味，迎面飄來，當中一座茅草之外，還有幾片油布，比較最大，忙即鑽了進去，辛良也往廟中急馳，路過時看了一眼，見那許多災民，都在念佛，有的在正在飲食，十九面有愁容，那篷蓋得極巧；當中高起，四面低垂，各借廟前山石大樹，擋着西北風雨，雖然四面透風，到底不是冬天，又有那大一鍋灶，足可免却饑寒，早就聽說老和尚的指教，並命徒弟從旁相助，暗中稱讚，耳聽衆人均催老爺快回廟來，這場雨，不是大得利害，便是冷得死人，一個不巧，中了寒毒，休想活命，辛良笑諾轉身，方覺衆人胆小，那麼利害的黃河急流，尙被我們橫渡過來，還怕什麼風雨，心中好笑，剛到山門，便聽空中異聲潮湧，飛馳而來，急跟着嘩的一聲巨震，那箭一般的雨點，又急又密，業已當頭打到，當時冷氣攻心，連山帶水，一齊震撼，怒吼起來，祇聽嘩嘩發發轟轟洪洪，晃眼合成一片極強烈的狂潮，聲勢猛烈，比起初來時所見，更加十倍，那奇寒之氣，更一股接一股，越來越利害，逼得人氣透不轉，周身冰涼，冷得亂抖，辛良總算見機，縱身得快，祇面上被雨打中了幾點，覺着冰針一樣，又辣又痛，才知利害，到了無雨之處，略一緩氣，一看殿上燈已點起，小和尚正拿着一柄雨傘，高呼辛相公，似要迎出，辛良笑說無須，忙即提氣輕身，接連兩

縱，便到殿廊，小和尚笑說，施主老爺，本事真大，方才那叫二娃的小施主，被人攙回，說要變天，師父正在東小院談天，聞報出看天色，說此是天山那面來的雪風，到了空中，化爲冷雨，本地人叫他天漏，來勢猛惡，寒毒之氣甚重，聽說二位施主，還在山下，命我拿傘來接，那位高施主呢，辛良笑答，難爲你了，高施主現往對面坡上救人，想也快來，他水性好，人也強健，你年紀小，受不住那寒氣，請代謝你師父，回房去吧，小和尚笑說，師父怕冷，業已回房，明日見面如問，便說我由半山把施主接回來可好，辛良含笑點頭，小和尚送到東小院，方始回轉，李善和三小孩，正在擔心，房中燈已點起，見他趕進，人已凍得聲音都顫，忙將事前烤乾的衣服，連同浴盆，一齊辦好，忙着代他脫下濕衣，相助沐浴，把衣換好，吃了杯熱水，李善方說，辛兄，今日我祇坐享現成，真個慚愧，連想救一個人也未辦到，高兄怎還未來，最使人不安的是那位孫俠女，孤身少女，如此仗義，如今四面洪水，方才聽說這場雨，又冷得利害，他隨身祇有一個小包裹，不知何處棲身，聽說你已與他見面，還有來此之意，是真的麼，辛良剛一點頭，李善接口又問，這東小院共是兩正一廂，方才已和老和尚說好，我有一位姊妹，尙在途中，須要起來，這冷的天氣，又是洪水大雨，天色如此陰晦，不知孫俠女能否尋來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門外有人低聲笑道，你真個想他，那有不來之理，李辛二

人，也未聽清說話的是男是女，開門趕出一看，那有人影，聽出語意，決非敵人，外面實在冷極，祇得回轉重問辛良遇見女俠孫洵之事，原來辛良回了高蠻牛，拿着那根金鍊條，在雨未降以前，趕往鎮上一看，人都亂在一起，搶着收拾東西，往相隔不遠的小河趕去，那裏還停有三隻小船，人已坐滿，還在搶上，船家貪利，還不肯開，擁擠爭吵，亂作一堆，所帶都是銀錢衣服，細軟之物，船小人多，就帶吃的，也是現成蒸饅鍋餅之類，帶着整包糧食的才一二人，船家恐佔地方，還不許上去，最可氣是，這些逃難的，都是鎮上開店，和有錢人家，自己逃難，每家均有一二人留守，將門緊閉，衣物糧食都有，就是不買，也不開門，好容易尋到一家糧店，糧早被人用光，祇有兩個店夥，守在店內，總算蠻牛會說話，再三和他商量打聽，勉強搜括出幾十斤麥粉，和一些糠，由辛良把錢付了，後將店夥拉在一旁，再三說話，打聽何處有糧，並說洪水就到，你兩個爲人守家，和我蠻牛一樣，平日爲人家淌盡汗水，還要受他打罵，到了危急關頭，他們各自帶了妻兒老小，全家避水逃走，你兩個連自在去尋生路都辦不到，還要爲他看家，豈非瞎子，我也曉得他們都是面甜心苦，口蜜腹劍，專騙我們苦人，用到你時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不用一脚踢開，還要罵你八代，我料他們走時，自己想逃性命，又不捨得這片產業，祇顧他的田財店舖，那管旁人死活，還想人家都出死力，定必許有好些心

願，事完之後，非但說了不算，還要挑東挑西，不是吃用太好，便是丟了什麼東西，借題目連吵帶罵，使你無法開口，以前所許好處，算是折過，良心壞一點的，還要反打一耙，要你賠還，再要平安渡過，便說對方吃飯不做事，已佔了不少便宜。還有什麼話說，却不想想人性命，都是一樣，他們不過有了幾個造孽錢，便樣樣佔樁，莫非窮人就不要性命，我早把他們看透，你代他出死力，決得不到好處，何如幫着我們，做點好事，將糧辦來，率性和我們一起，多救一點苦人，水如不來，你這糧店就是金字招牌，白送於人，也無一人肯要，你看這樣狂風暴雨，大水非來不可，不早打主意，白送性命，豈不冤枉，我們也不勉強你離開你主人，水如不來，願意做他夥計，你再回店，否則：乘這大水未到以前，先幫我們將糧買來，同往小山避難，他這店如被水沖去，你想做事也辦不到，否則水退，回來也是一樣，我們爲首的人，最是義氣，你看他肯拿自己的錢，還冒了風雨危險，出此死力，便是真憑實據，跟了他走，不問水退不退，都比你們做這事好，我們帶有不少金銀，這樣大水，那囤糧的人，決帶不走，這一帶人又太苦，賣是無人要，祇願逃命要緊，到了無水之處，必要錢用，當然在逃走以前，多得一個是一個，除非水已平定，不再上漲，價決不貴，我這根金鍊條有五六兩重，足可換得二三百担糧食，此時趕去，或者還來得及，前年我被惡人驅逐，在陳玉家中住了幾個



月，道路雖熟，誰家有糧，却不知道，你看幾句話的功夫，水已一二尺深，再不起去，就來不及了，店夥一名衛強，一名劉三晃，是個短小精悍的少年，聞言全被感動，便說此地離城太遠，雖有幾家存糧大戶，每年兩三次，均是收了苦人的糧，等好價錢，運往別處販賣，他們都有糧倉，天明前才接到警報，因此糧食雖未拿走，但是此地地勢看去好些小山左近，便是黃河舊道，這裏更是新舊兩河，相隔最近之處，平日除你們來的小山外，好些地方，比河還低，祇當中隔着一道河堤，他們全都想到所有糧倉，都集在幾處高地，最多的一處，是楊柳窪旁半山之上，離此最遠，再說爲首主人，是幾位最利害的惡霸，武藝既好，又養有不少打手，遇到這樣天災，照例是把他那糧食外圍的石堡封閉，鐵桶一般，等到水災過去，各地缺糧之時，那裏價錢好，運往那裏去賣，本地人休說分他一粒，給多少錢也是無用，你要帶得錢多，還要被他搶去，反說你是土匪，來路不明，再說他那裏地勢最高，也不會被水所淹，此外還有兩家最大的地主，一家姓賈，全家信佛，和廟中老和尚最好，人已逃往山上，另一家姓門的，糧比他多，昨日恰巧來了兩個客人，將糧收去，剛天明時聽說黃河發水，恐不好運，想退下一半，賣主沒有答應，業已冒險運走，三大船還剩兩船，方才聽說不會運完，內中一個老客，也是代人做事，人都叫他郝老，最是精明，因氣門家不過，先想將剩下的糧運來店中暫存，一看地

勢不對，門家話又氣人，走時曾有情願途中翻船，或是送掉，也不便宜門家，曾對我說，爲想平安，祇有人要，多少都賣，偏是這裏太窮，和尚又怕出事，明知水後缺糧，不敢收買，氣得他跳脚大罵，說這裏人都不是東西，門家又催快搬，祇得運了回去，剛走不到兩個時辰，你們來前，他兩隻小船，還未開走，聽集上苦力說，他已將餘糧存了好幾百包，沒有裝走，門家還說暫存無妨，這樣年景，丟下不管，氣得他跳脚亂罵，如將此人尋到，也許有望，這時外面稍低之處，水深已三四尺，四人原是邊說邊往前趕，因當地還有一列土崖，四人正由崖上急馳，往三里外雙門村趕去，快要到達，遙望脚底小河，水已平岸，空中雷電交鳴，大雨如注，四面水霧昏昏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走着走着，忽聽轟轟發發之聲，猛一回顧，就這轉眼之間，河水業已上岸，那一帶地勢較低，平地水深丈許，店夥忽說，我們糟了，我們來遲了一步，這裏雖然有路，雙門村地勢較高，村前一帶，水深過人，如何過去，就將糧米換到，也拿不走，蠻牛心裏一急，正說山上那許多苦朋友，我們自己還有好幾個，大水一起，無處尋找食物，豈不有些人要餓死，一面詢問途向，想要游水過去，辛良後悔未將那馬騎來，否則祇要尋到地方，多少也可帶點糧食回去，正想和蠻牛商量，回廟將兩匹馬一齊帶來，忽聽烟霧之中，有一少女高呼辛兄，定睛一看，前面一隻小船，上面四人一馬，船上並有油篷，爲了船小，

前面那馬，伏臥船頭，一個青衣少女，騎在馬上，馬腹旁並還臥倒一個老頭，漸由狂風暴雨，水烟迷茫中，現出全身，連人帶馬，均似落湯鷄一般，那狂風大雨，打在船篷之上，水和瀑布一樣，四下飛瀉，聲如雷鼓，空中電閃，再一個跟着一個，眼前微微一亮，便是震天價一個霹靂，打將下來，震得天搖地動，雙耳皆聾，那撐船的是個廿六七歲的青布包頭的少女，和一個同年紀的幼童，雙篙並舉，刺水如飛，來勢甚急，動作十分輕健，晃眼衝到土崖旁邊，水勢一漲，相隔崖頂，已祇數尺，辛良定睛一看，首先認出那騎馬的來歷，不覺喜出望外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

長篇武俠小說  
女俠夜明珠 第五集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者 還珠樓主

發行人 張瑛

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 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
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 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總發行所 廣藝書局  
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